

慧炬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民國50年11月15日創刊 · 民國97年10月15日出版



台灣佛學研究的扎根者

／聖嚴長老

紀念周子慎居士一百一十歲壽誕

／陳清香

般若心經講話

／聖印法師

善生倫理學(一)

／呂凱文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532期

燃起慧炬五十年 佛光普照滿人間

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於弘法利生之大業大成

- 首開大專青年學佛風氣
- 開辦《慧炬雜誌》
- 籌募基金廣發獎學金/印贈儒佛書籍
- 輔導佛學社團成立
- 輔導青年實踐佛法

居士諱宣德，字子慎，自中年後即以崇儒弘佛，淨化人心為己任，民國四十年代，發願導引知識青年學佛，當其始也，與諸上善人，倡設「佛學廣播」，以空中弘法，溥利耳根。繼而於四十七年，出資景印《佛說八大人覺經》，分贈大專學生，將佛學引入高等學府，鼓勵研究。

周居士積極輔導學佛青年，組織佛學研究社團，台大農藝學社於民國四十九年，首先成立。各大專佛學社團，如雨後春筍，前後相繼成立者凡九十七所，參加學生計十萬餘人。

居士並與緇素大德，設立各種佛學獎學金，創辦慧炬雜誌社與出版社。設立及代辦之獎學金達一〇七種，歷年頒發之獎學金總額逾新台幣三千餘萬元，受惠學生一萬餘人。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風氣，勃然而起，蔚然而興，成為世人所矚稱之「大專青年佛學運動」，至今五十週年，影響深遠，為近代教育及佛教發展史上所僅見。

居士恆以出世精神，從事入世事業。平生自奉儉約，淡泊能甘，而於獎學、弘法，則慷慨解囊，傾其所有，慨捨其唯一之房產「淨廬」為慧炬出版社永久資產，復全數捐出其退休金，釀籌慧炬基金，俾接引青年學佛事業，得以垂久而弗替。

居士一生，獎學育才，弘法利生，其積善累德，永為後人所敬仰感念。

一燈能破千年暗，佛陀的覺悟之光經歷二千餘年，此時此刻仍能照耀著我們，是匯集無數因緣、無量眾生的心血而來，慧炬將秉持大乘菩薩道的精神，繼續傳遞這把永恆之光。

今年適逢周居士110歲誕辰，匯集各界之力發起紀念周居士的相關活動，藉以緬懷其無私無我之胸襟，也希望後人能秉持其無私奉獻之精神，繼往開來。



2008年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110歲誕辰紀念暨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五十週年紀念活動

● 紀念大會

日期：97年10月25日（星期六）

時間：09:00~16:00

地點：台北火車站五樓演藝廳
（請由東二門進會場入口）

內容：

- 慧炬機構董事長莊南田致辭
- 緬懷周宣德居士往昔點滴
- 大專青年話劇
- 說唱藝術、兒童讀經及武術表演
- 崑曲表演
- 優人神鼓
- 唐詩吟頌
- 佛曲梵唱
- 國樂演奏

● 校園佛法學術研討會

日期：97年10月26日（星期日）

時間：08:30~16:40（四場）

地點：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7F

主題：

- （一）輔導大專佛學社團
- （二）設佛學論文獎學金
- （三）社會名流應邀慧炬演講
- （四）慧炬雜誌中的藝苑欄

● 2008淨土藝術創作展

日期：97年10月26日~11月7日

地點：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地址：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二段242號5樓
（捷運江子翠3號出口、左轉直行3分鐘）

● 慧炬歷史文物展（假日公休）

日期：97年10月27日~11月26日

上午10:00~下午18:00

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B1
（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

《心經》在佛門中的地位至為崇高，流傳至今已經有千餘年的歷史，是二眾佛子早晚課必誦的經典，雖僅短短二百六十字，卻總攝《大般若經》六百卷之根本旨趣，既涵蓋對蘊、處、界、四諦、十二因緣等法義；且詳明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果德，不僅為學佛人必究之重要典籍，也是諸大祖師、大成就者終身奉為圭臬的寶典。

佛教界大德在《心經》方面的著述甚多，本期除續載達賴喇嘛的開示，並擇刊聖印法師的著作——《般若心經講話》，其中「玄奘大師傳奇」是一則充滿感人情節的歷史故事，作者以深入淺出方式闡述這位震古鑠今的大成就者、大翻譯家為法為教奉獻的一生，其畢生刻苦立志與堅忍不拔的精神，正可以帶給年輕朋友們為人處世上一些啟示。

無盡寶藏單元中的「善生倫理學」一文，是南華大學宗研所所長呂凱文教授講演南傳佛教經典《善生經》的意旨和五戒的概要，此經強調家庭及社會倫理的重要，為佛陀指導在家居士追求幸福人生的寶典，感謝呂教授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為大眾解說。

此外，為緬懷推動大專學生學佛運動的先驅——周宣德居士一百一十歲誕辰，本期特別為讀者選刊周居士當年對大專佛學社團學生發表的一篇文章——「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該文從個人的立身行己談起，鼓勵時下青年，為提高生活意義及生命價值，肩負起對時代的責任，進而修學佛法，發菩提心。今日讀來，仍然發人深省，值得大眾一再細讀。

綜觀周居士一生，以出世精神，從事入世事業，弘法利生，育才獎學，此菩薩悲心濟世精神，誠謂甚難稀有，本刊特邀法鼓山創辦人聖嚴長老敘說往昔與周居士互動的溫馨回憶與感懷，承蒙長老惠賜專文，在此特申謝忱。同時也感謝陳清香教授提供「紀念周子慎居士一百一十歲壽誕」文稿，敬請讀者參閱。🕉

中華民國97年10月15日出版
Oct. 2552 B.E./2008 C.E.

創辦人 周宣德
名譽董事長 沈家楨
董事長 莊南田
發行人 陳榮基
社長 吳永猛
藝苑主筆 陳清香
地址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電話 02-27075802
傳真 02-27085054
郵政畫撥 0003484-5慧炬雜誌社
網址 www.towisdom.org.tw
電子信箱 tow.wisdom@msa.hinet.net

中區分社

社長 黃崇仁
總幹事 朱家豐
地址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199號2樓
電話 04-22229520
傳真 04-22217339

南區分社

社長 郭森滿
總幹事 龔顯榮
地址 台南市中山路90號13樓
電話 06-2881677
傳真 06-2881678

免費贈閱 歡迎助印

助印方式 全年十二期(十冊)

台灣地區 新台幣捌佰元(NT\$800)

港澳地區 航空/US\$40 水運/US\$33

亞洲地區 航空/US\$42 水運/US\$36

其他地區 航空/US\$45 水運/US\$36

美術編輯 睿奇森創意 richsense creative

印刷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室筭記 1

經典專題

紀念周子慎居士一百一十歲壽誕 陳清香 3
——從二十五年前一封寄自美國加州的親筆函談起

般若心經講話 聖印法師 10

《心經》開示(二)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15

佛理抉微

菩提道上(二五六) 仁俊長老 26

無盡寶藏

善生倫理學 呂凱文 28
——邁向幸福人生的三步驟(一)

「三士道」思想對近代漢傳佛教的影響與發展 曹郁美 34
——以《廣論》與《成佛之道》為探討中心(三)

玄奘大師傳奇(一) 聖印法師 39

智海珠璣

台灣佛學研究的扎根者 本刊採訪/聖嚴長老口述 48
——聖嚴長老談周宣德居士

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周宣德 53
——台南市湛然寺大專寒假佛學講習會講辭

飛瀑流泉

活動訊息 63

慧炬申謝 64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1121號
中華郵政台字6372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紀念周子慎居士二百一十歲壽誕

——從二十五年前一封寄自美國加州的親筆函談起

●陳清香

回憶二十五年前，周宣德（子慎）居士離台赴美休養時，十分關心慧炬機構的弘法活動以及《慧炬雜誌》刊載的內容，曾自美國加州寄來一封信，信中謂：

「永猛師兄、清香師妹淨鑒：

本月份出版之慧炬今日收到，展閱之際，乍見清香妹設計之封面及封底內外，皆十分清新雅緻，又附加專文說明，尤使讀者醒目稱奇，了然於淨土法門之殊勝，有助於行者獲得『悉檀四益』，故功德不可思議。

永猛兄所撰『青年修身學佛的時代意義』一文，儒佛並弘，切合佛家『時節因緣』，孔子所謂『行其時者』——列舉內求、外求、三綱領、八條目、三無漏學、八正道、誠意、明心……，較諸高談玄理，無俾實修之空言，不知高出千萬倍矣。

永兄在文大是否仍為系主，功課忙否？盼暇往對本社所刊內容常提卓見。清妹對封面請多採淨土莊嚴表象，以度化青年趨向淨境，而一其心，念佛法門得非徑中徑又徑耶？！（歷代祖師能造作彩色像否？彌陀觀音勢至古代有變相壁畫否？盼告！如有，則詳盡說明。）（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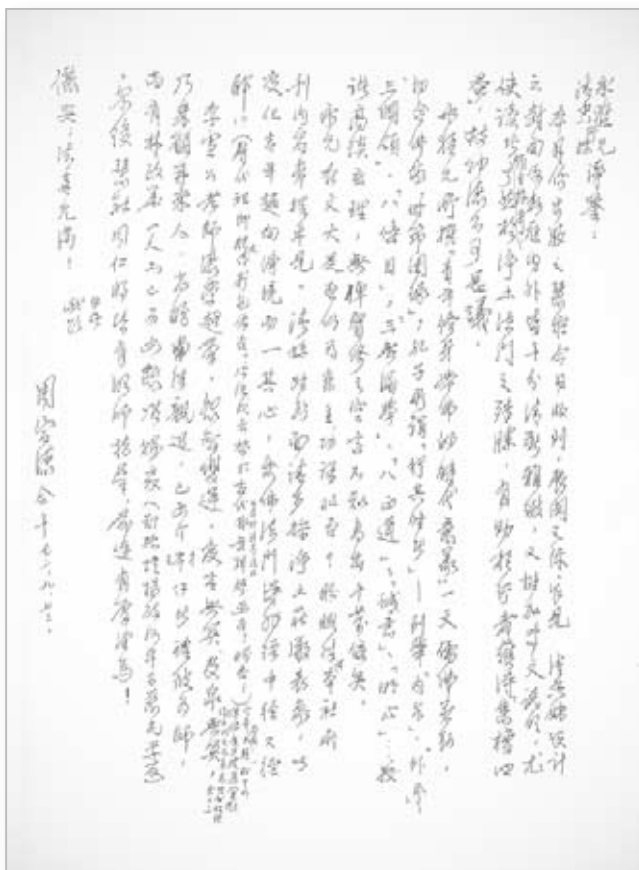
年尚有九期，盼早作準備，廣為搜集，包括論文刊頭亦有高見，或提供否？)

李雪公老師德學超然，悲智雙運，度青無算，教眾無算，乃乘願再來人，尚盼常往親近，已函介才、席、王仁者，禮彼為師，尚有林政華一人亦已另函懇准賜教。(鄭振煌、楊政河早為慈光學友)。爾後慧社同仁將皆有明師指導，前途有厚望焉！

(中略) 勿此敬頌
儷安，法喜充滿！

周宣德合十七二，九，二十三。」

(見插圖)



此信信封上收信人是筆者姓名與住址的英文、中文對照（插圖），背後有加州發信章，及台北的收信章（插圖），可知此信執筆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寄信於加州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信送到台灣台北則已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九日上午十一時。

此信措辭懇切典雅，用筆工整，字跡細若蟻足，以一長輩身分，卻折節屈就，對晚輩如此關懷備至，鼓勵有加，尤其道出對慧炬的期待，此種長者風範，真令人感動不已。

受到周老師精神的感召，慧刊的封面終是每期以介紹佛教美術為主，尤其強調念佛法門。

在這之前，最初周老師尚在台灣，且當時《慧炬雜誌》的地址還是一棟建坪約二十坪的二層樓公寓，那原是台糖公司分配給周老師的宿舍，周老師利用此屋，規畫為《慧炬雜誌》的編輯處，每個月並定期在此處招集各校佛學社團的幹部們聚會座談，討論各校的活動心得，輔導並協助大專佛學社團推動社務，如：代送佛教書刊雜誌、代請佛教學者赴校演講等等，每學期也在此頒發獎學金。當年筆者尚是學生，是佛學社團的負責人，每年每學期總是要跑好幾趟慧炬。

《慧炬雜誌》最初只是單張報刊型，其後發展為三十二開的迷你型雜誌，裡面的文章精簡，字體小，間隔窄，頁數不多，沒有彩色頁，活動照片，全屬黑白，內容全是佛學。雜誌在周老師的策畫下，版面與篇數逐漸擴增。約在民國六十七年秋天起，筆者便接受周老師的囑咐撰寫藝苑專欄，最初是介紹中國古代書畫，逐漸及於石窟藝術，每期只佔一頁，當時的藝苑圖像並不及於封面。

周老師赴美前，先將二層樓的宿社，捐給慧炬作為活動的



社址。其後在才榮春、傅益永、席淑媛三位大德的策畫下，將二層樓與鄰居合併，改建為五層樓公寓，慧炬分得地下室、半個一樓，以及三樓、四樓。

民國七十三年，新的公寓已落成，遂規畫成四樓虛雲大師紀念堂、三樓太虛大師紀念堂、地下室為印光祖師紀念堂，三堂各自設計製作木作佛龕，大小不一，外觀多所變化。請來楊英風大師為三大師鑄像。佛龕內壁，則由筆者策畫下，請連建興同學（當年是美術系受業生，如今已是知名大畫師）以油畫摩畫敦煌一七二窟淨土變於印祖紀念堂佛龕中。虛雲與太虛的紀念佛龕則各畫敦煌唐代佛說法圖與宋代牧谿白衣觀音圖，並請懺雲法師主持開光典禮及佛七念佛法會。

周老師雖已離台居美，不克參與慧炬新廈三堂落成開光典禮，但仍然不時的魚雁往返，以書面指示慧炬活動方向。慧炬改版面成為十六開版後，封面便一貫的以介紹佛教藝術為主。其中介紹文字，也逐漸由兩頁、而四頁、而六頁。一個專欄能持續二、三十年，從不間斷，沒有重複、雷同，逐期展讀這些佛藝文字，也可串連出台灣佛藝家的成長，這都應感謝周老師當年的精神感召。

歸納之，周老師對整個台灣佛教的貢獻，一者處在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集會結社，而在周老師的輔導下，大專佛學社團終可從事推動社務，將佛教從迷信行為帶入智信的、學術的階段，以深入知識分子的心中。二者，成立佛學獎學金，四十餘年來，接受獎金學生，豈止百千人次，此既幫助清寒受獎學子繳交學費，而受獎生又因多次撰寫佛學論文，而奠定了佛教學術的研究基礎。三者，敦請社會名流公開演講佛學。四者，出刊《慧炬雜誌》，增闢藝苑欄，間接推動佛教藝術創作的成長。

周老師當年種下的菩提種子，今日已經逐漸開花結果。如果不是當年周老師的發心倡導大專學生學佛，今日台灣佛法不會如此興隆，由四位長老創立四大名山各自聳立一方的盛況，也不會出現。如果不是當年周老師提供佛學獎學金，給予莘莘學子，今日台灣的佛教學術不可能趕上國際水準。



■ 王惠珉的作品——觀自在

基於周老師的四大貢獻，筆者不揣愚陋，籌備一場名為「校園佛法」的學術研討會，涵蓋了以上四大主題，這是對周老師四十年前在台的弘法生涯，首度以學術的角度所作出的研討，換言之，也是為周老師在當代佛教流傳史上找尋到一席應有的肯定與地位。

而對於第四點，有關佛藝的推展，筆者在四年前的「2004台灣淨土藝術研討會與創作展」上，已經結合了學術論文與藝術創作兩種不同的形式而呈現在大眾面前。而今年也是以此二種形式呈現，但不同的是，研討會的主題，是鎖定以紀念周老師為中心



■ 李秉圭的作品——木雕觀音

議題，而藝術創作展則仍然沿襲同樣的議題，訂名為：「2008台灣淨土藝術創作展」，算是第二屆。這也是遵從周老師信函中的指示：「採淨土莊嚴表象，以度化青年趨向淨境，而一其心」。因此以舉辦淨土藝術創作展的活動來紀念周老師一百一十歲的誕辰，是格外立意深重的。

第二屆的展品內容，其創作形式，仍然包括彩墨畫、水墨畫、油畫、版畫、書法、寫經、木刻、石雕、塑像、瓷刻、數位藝術等十餘種。除了膠彩畫因劉耕谷大師的去世，而一時創作闕如外，其他都有新人新的作品。

而提供展品者，2004年的那一屆，共有二十七位藝術家提供作品，而2008年的這一屆，作者卻一下子激增為四十五位，作品也計有七十件之多。

其中提供西方三聖像者，有：李秉圭、洪啟嵩、紀子亮等

人，提供單獨阿彌陀佛，或稱無量壽佛者，如：陳拙園、張夢陽、陳士侯、果梵法師、葉佳讓等人。提供觀世音菩薩像者，如：果梵法師、石博進，林淑女、高鳳琴、王惠珉、呂聰允、謝毓文、黃戎筭等。提供其他菩薩像者，如：李穀摩、詹文魁等。至於以景物表現淨土者，如：吳永猛、林美娥的蓮花，而施並錫的玉山春曉、黎蘭的遠眺觀音山、高麗惠的南投山景、傅淑英的美濃風光、鄭瑞平的港都景色、李宜的花東縱谷等，均是藉眼前的山光水色來描述心靈中的淨土，此淨土即是當下的人間淨土。

為配合本刊本期的經典主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的說法，於是在展品中，找尋觀音菩薩的影子。自平面而言，有：果梵法師的火燄化白蓮觀音，王惠珉的觀自在（插圖）。立體的則如：謝毓文的銅鑄觀音、王秀杞的石雕觀音、李秉圭的木雕觀音等，其中李秉圭的木雕觀音是剛從中正紀念堂撤展卸下的作品。李氏秉承其父民族薪傳獎得主李松林的衣鉢，雕法細膩精湛，在中正紀念堂共展出七件近作木雕觀音，其頭上的髮冠、肩上的披帛、胸前的瓔珞、手足的姿勢等，均多具變化，各具巧妙，充分表現出木質刻文的美感。

而其中的五佛冠觀音是以鹿港龍山寺開基祖七寶古銅觀音為基準而雕刻，保留了明代的式樣。（插圖）

而平面觀音中最搶眼者，莫如石博進的「慈悲」一幅，畫長及176.5cm，寬97cm，畫中觀音頭披白色頭巾，肩披白服，胸飾瓔珞，以半身的胸像，浮現在畫面正中，前有鮮豔欲滴的紅蓮，背有高突險峻的山峰，雲霧繚繞，充滿了高古寧靜的氣息，而通幅用色大膽，對比強烈，另有懾人的氣勢。（封面）。

封底為黎蘭的「遠眺觀音山」，山上有凌雲禪寺，百年來，一直是莊嚴的道場。🌀

般若心經講話

● 聖印法師

《般若心經》講了很多的「無」和很多的「空」。然而它全部的內容，講的僅僅是我們人的一個「心」。心是我們的根本，是萬物的根源。佛陀以他的般若智慧發現了這個真理，從而建立了緣起的因果法則。說明宇宙天地乃是一個大心，而這個大心是諸法空相的基礎。

三界唯一心所造，一切萬法也都是這一心所現的因果；就連世界微塵，也都是因心聚而成體的。

《般若心經》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簡稱。《般若心經》就是一切眾生本具的真心，這個真心就是佛性。原本宇宙萬物的誕生，是因為遺失了這本來的真心，而生起了虛偽幻想的妄心，才會起惑造業。所謂真心，也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真實如常不變的真理。和真心相對的就是妄心，妄心是虛偽不實的。我們原本都具有清淨明朗的真心，因為被染上了一層無明的污垢，因而對人生事物分析和見解，就糊塗不清了。至於無明，就是無知，換句話說，也就是愚癡。

人們由於愚癡無知，往往把眼前浮現出的，不真不實的現象，誤以為是真實。寧願執著於幻有的假相，整天與錯覺攀緣，去分別取捨一切事物。這麼一來，這個心就好像那脫韁的野馬，任意支配一切，破壞一切。

於是貪愛、瞋恨、愚癡，種種意念紛紛興

起。人格因之墮落，甚至走入荒唐淫亂的境地，妄心不斷擴張，真心日益消退。由於真心已經蒙上了厚厚一層的障翳，本來的光明與靈性，也就隱沒得無影無蹤。代替的是黑暗、沉淪和滅亡。就因為這樣，人生越來越痛苦，世界越來越混亂。

因此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要排除妄心，反躬自省。從歧途返回正路，好去拾回不知不覺遺落的真心。對以前因為無知而做出的胡作非為，好好的檢討，徹底感到羞恥。同時，時時刻刻警惕自己覺悟過去的錯誤，生大慚愧心，到佛前懺悔。然後效法古聖先賢；聞過則喜，見善則拜，一心朝進德修業的大道前進！

如果有了這樣的情操，有了這種向上的志願，成就佛道絕對沒有問題。只不過是時間上的遲早罷了。

實在說，慚愧心太重要了。這慚愧心鞭策我們捨惡取善；在上求菩提佛道的同時，還要想到，世上正不知有多少眾生迷失了自己，而跌進苦海中載浮載沉。於是，自然而然就能流露出偉大的同情心來，佛法稱這種情形是無緣大慈。更由於同情心生起了悲天憫人的情懷，自動自發去救濟一切眾生的苦難，這就是佛法上所調的同體大悲。

人類世界，就因為具有這大慈大悲的精神，人們才能互相扶持。這個社會才會進步，世界才有和平。反過來說，沒有慈悲心的話，凡事冷眼旁觀，對別人的事漠不關心，這社會就變得冷酷與黑暗，整個的人類世界也會更加混亂。無限的怨憤、嫉妒、鬭爭、仇恨等情緒在人們心中燃燒起來，整個世界必然會黯然無光，每一個人就會找不到祈望的溫暖和快樂！

《維摩經》中說：「一切眾生有病。如果一切眾生都沒有病，則我的病也就好了。」菩薩為了有情眾生入於生死，所以菩薩有病有生死；祇要有情眾生能脫離了病，菩薩也就不再有病了。像這樣捨己為人，以眾生的安危為自己安危的慈悲心，與儒家所說的「人饑己饑，人溺己



溺」的道理是相同的。

《心經》所講的空與無的觀法，就是說明無我的道理，無我並不是完全否定了我，而是要我們明白真我和假我的區別。要我們明辨是非和善惡，同時知道如何去抉擇。

在我們人生短短數十年的生命中，千萬別去貪而不捨，迷執不放，做出一些損人利己傷天害理的事。你如果牢牢固執著這個「我」，就妨礙了人生本質上的正確觀法。你的人生就會跨出錯誤的第一步，逐漸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最後終至不可收拾。

為什麼不想想，人不能憑自己單獨的力量來生存，人是受著萬物的恩蔭而生活，靠著彼此衷誠的互助合作而生存。一般人誤以為「我是靠自己努力來賺錢，靠本身力量有飯吃的啊！」認定一切都由自力而得來，因此，就忽視了他人的重要性。

有的人索性把自我發展成犧牲他人，只求一己幸福，貪得無厭。自私自利的思想促成了殘殺、欺詐、不停的鬭爭等等……，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這都是由於一個「我」字在作祟。

至於本經所說的「空」，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的空，也不是停滯在那裡不動的空。假如空是什麼都沒有，又是停止而不動的話，世間的一切豈不是一律停止了，宇宙的一切現象也都消滅無蹤了麼？

我們要知道，太陽和地球都是高高懸掛在天空，然而它們有能力不斷的在運行，有能力蘊育出萬物。拿在空中飛行的飛機來說吧！如果讓它停止在空中不動的話，一定會掉下來的。

就人來說，人的心臟是時時都在有韻律的跳動著。如果它一旦停止了跳動，這個人的生命就結束了。因此世間萬物，都是在不停止的情形下，有變化的運行著。《般若心經》就是在說明這空的真理，並要我們好好地認識人生。

《心經》一開始就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這是說色與空是一體，是空而不空。空是在不停的向前進步、進行。

為了認識諸法的空相，修行佛道的觀自在菩薩，以甚深的般若智慧照見了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不僅否定了五蘊成空，更進一步用「無」來否定了十八界、十二因緣和四聖諦、八正道種種的世智。最後是連這個「智」，也被否定而達到一無所得的境界。

唯其無智，才能產生出般若真智。要除去唯我獨尊的意識，再把利己之根徹底地拔除。唯有無得才是真得，而後能放下榮辱得失及生死等一切。一個人能將生死都看破了，身外一切還有什麼捨不得、放不下的呢？

因為「無所得」的原故，就容易完成諸多求道者的般若智慧，而住於無覆蓋之處；心既然無覆蓋，自然是光明磊落，了無恐懼了。

《中庸》說得好：「君子之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人心如果能合於道心，就遠離一切的邪思與顛倒的夢想，心自然也就進入到平安自在寂靜安樂的境界，那就是涅槃的境界！

涅槃就是心地平安寂靜，即使在痛苦之中，也能夠安適快樂。古人說：「苦中作樂」指的就是這種涅槃之心。

舉個例子說，一個攝影師，最重要是注意調整相機的角度。至於光度與距離，以現在進步的相機，都可以自動加以調節。同一張照片，由於角度的取捨不一樣，所拍出來的照片，也會有好與壞的不同。我們人的心變化，也同攝影機取角度一樣，要是所取的角度不好，就很難發現他的優點。

古德說：「善人的眼裡，到處都是聖賢。壞人的眼裡，滿街都是惡棍。」可不是嗎？一個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看他四周圍的人，全都有問題，怎麼看都不順眼。甚至於親密的像父子兄弟，也可以在一夜之間反目成仇。



人一旦被某種邪惡思想所束縛，他心中的照相機，就不能自由的操作，必須等到除去了心中的障礙以後，才能觀察出周圍美麗的景色。就算那些充滿敵意，環伺在我們身邊的人們，也可以發掘出他們的善意來。

由此可知，我們必須修得般若智慧，縱然是在痛苦又不如意的現實當中，也可以反映出令我們覺得自在舒適的情景。


本經最後說：「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假如我們心中充滿了般若智慧，就能夠像三世諸佛一樣的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三世諸佛中的三世指的是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的時間流轉來說；同時也是指十方世界一切無限的空間行進來說的。

我們要堅定的相信，佛是我們心中的佛。只要我們修持達到無所得的般若智慧，我們本身就是三世諸佛。一如《金剛經》所說的：「三世諸佛，皆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出。」

這也就是說，成佛之道，都是由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來。成佛固然不限於特定的支配階級，也不是什麼紳士集團，而我們本身就是佛。《華嚴經》中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與眾生是絕對平等的，不但人人是佛，眾生也都是佛；分別在覺與不覺而已。但是每個人的本性都是具有佛性的。

因此，雖然目前迷於現實，可是大家都具有在不久的將來，皆能開悟成佛的本質。所謂「迷是眾生，悟即是佛」。我們又怎麼可以輕視自己呢？所以我們要下決心修學佛法，要開發自己的佛性，這都仰賴於般若真智；而般若真智的修得，就要從《般若心經》所講的真理著手，痛下工夫去研習了。

最後，我以《金剛經》中所說的偈言，作為本經的結尾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心經》開示 (二)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講述

我們都希望斷除三毒煩惱。正如在回向文中說「願消三障諸煩惱」。但是以實際的生活而言，我們卻把這三種毒物誤認為是修心的心要跟精髓，一天到晚都在做修持。怎麼說呢？這從我們經驗上就可以體會，當我們看到悅意境、悅意相時，無論是內悅意或是外悅意相，自然而然產生一種執著，不想與這種悅意、可愛的東西分開，當我們的心完全溶入於這種可愛的境物時，就會想要緊緊的把它抓住，因此產生極為強烈不想分離的意念，稱之為「貪著」。如果光是看到可愛、悅意的境界，還不算是貪著。所謂「貪著」，就是內心透過這種可愛相、悅意相，而產生極為強烈的執著，希望我能獲得，這種特別有力量的執著產生後，稱之為貪心。同樣地，當我們看到不悅意境、不可愛的事物的時候，自然就會產生一種排斥與厭惡，自然地想要遠離它，這種有力、堅固的執著生起時，稱之為瞋心。對於貪和瞋，只要我們專注觀察平時的生活，一定可以體會到，無論白天或是晚上，甚至於做夢的時候，它們都一直徘徊在我們的腦海裡，一直無法捨離。

我們仔細的觀察貪瞋的形成：在還未生起貪心的時候，當自己看到可愛、喜愛的東西、境物時，會生起覺得這個東西很好、很漂亮的念頭，之後慢慢的，我們會產生一種希望自己能夠得到這個東西，會去捏造可愛境物之好的心理，於是開始產生執著，這叫做貪心。這二種心態裡面，都有看到可愛境、悅意境的自相、真實，但後者的心態生起時，我們不只看到悅意境的自相而已，而且會去執著它就是那樣的好、那樣真實的好，



對境本身產生強而有力的自性執著，進而產生貪心。在前者心態生起之時，我們只是看到真實的好，但真實好的執著卻不會強烈的產生，直到貪心生起時才會執著。因此，只要好好地在體驗上去做觀察，我們多多少少可以體會到煩惱的產生與自性真實的執著很有關係。同樣地，瞋心的生起也是如此，促成瞋心的等無間緣，就是真實執著。真實執著就像剛剛所說的，無論是看到可愛境或不可愛境，我們認為這種自相、自性的幻相與實際上是吻合的，這是由癡心的自性執著及真實執著而產生。癡心可分為不懂的癡心與一般顛倒的癡心，這裡是針對癡心自性的執著及真實執著而說的，貪瞋癡三毒，最主要的根源，就是由真實執著而產生的。

龍樹菩薩在《七十空性論》裡面曾說到：由因緣而產生的法，若有自性，則不會依賴因緣而有，因為法的存在是依賴他力而有，依賴他力而存在，就不是由自力而存在。雖然不是自力而有，但是我們卻認為自性有、自力有。這種真實的執著及自性的執著產生了「薩迦耶見」，由於「薩迦耶見」而造作了業，因此而生起了十二因緣生死的流轉，所以整個輪迴及痛苦的根源，都是來自「真實自性的顛倒執著」。

提婆菩薩如此說過：輪迴苦海的種子（也就是輪迴的根源），是由煩惱意識而生起的，煩惱意識的根本，就是真實有、自性有的執著，由真實執著所汙染的無明就是輪迴的根源。假使自性執著是煩惱的根源的話，那這種輪迴的根源要如何破除呢？所以又說到了這種自性執著是緣內外的一切法所生的一種真實的感受。對於同樣的所緣境，假使能了解這是無自性、無真實的話，原有的自性和真實的概念則會被破除。也就是說，對於自性執著的所緣境，我們認為這是真實的，這個境是自相有；空正見緣同樣的境，我們卻說這個境沒有真實、沒有自相；所以是透過所緣一處、所執相違的空正見去破除自性執著，而斷除輪迴的根源。

龍樹菩薩的《中論》說：所謂解脫是永遠斷除煩惱的意思，意即止靜煩惱。使煩惱止靜並不是說前前煩惱消滅，不是由業滅了這種角度來作解釋，而是說意識的續流前前意識接著後後意識，源源不斷的持續下去，在這種續流的持續當中，由於對治的力量，使得後意識不會受前意識煩惱的汙染，而永遠遠離煩惱的汙染，這種斷除煩惱的當下稱為得到解脫。所謂法、涅槃、解脫的性質為何？凡夫與聖者的心都是無自性的，但是在凡夫心識的時候，這種無自性的心被煩惱所汙染，透過對治力慢慢去除汙染之後，得到了清淨，在那個當下稱為「解脫」。解脫如何獲得？因為輪迴由業所形成，業由煩惱所造作，煩惱由非理作意所產生，非理作意由真實執著的戲論所現起，欲斷除真實執著的戲論必須證得空性的智慧，所以是透過空性的智慧去遠離「諸法真實執著的戲論」而獲得解脫的。

在此作個總結：證悟色法的自性空智慧，它並沒有造成執色意識的危害，也沒有傷害到色法的存在，雖然在證悟「色之空性」的當下，它沒有看到色法，但對於色法並不造成損害。在證悟性空當下不會看到色法的原因，是因為它在觀察色之究竟性質的時候，沒有找到色的自性；在尋找色的自性的時候沒有找到自性的話，只有傷害自性卻沒有傷害色（沒有否定色的存在），它否定的是色的自性，因為它所尋找的對象是色法的自性。因此了解到色之空性的智慧，它破除了色的自性執著，卻沒有否定色法的存在，沒有損害到執色意識。

但是它卻可以同時損害緣色法所生的貪心及瞋心，因為緣色法所生的貪、瞋心都是看到並且執著了色自性有、色真實有而產生的，所以看到色法無自性、無真實的智慧，對於由這一種執著所帶來的貪、瞋能一併遮擋對治，並且造成損害，但是對色法而言並沒有造成任何傷害，並沒有否定色法的存在，長時間的串習空正見，在看到性空之後再去反觀一切外相的自性，會覺得這一切如同夢幻泡影一樣虛假，



這種了解虛假無真實的智慧，會不會影響善心的增長？是不會的，反而更會幫助善心的增長。空正見可以對治煩惱，但不會造成善法增長的障礙。譬如以悲心而言，悲心是不忍他人受到痛苦的憐憫心，尤其菩薩們這種清淨悲心的力量更強大，當他們生起這種強而有力的悲心之時，假使能體會到痛苦是可以斷除的，對於修持對治痛苦的法就會更加精進。而且透過性空的認識，確認痛苦可以斷除之後，不只在對治痛苦的修持上更加精進，對於他人的痛苦也會更加憐憫。假使痛苦沒有辦法斷除的話，那我們只能抱怨而已，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這就是心力無法提起的原因。總之，透過空性的認識，了解到痛苦是可以斷除的，因此，想要斷除痛苦的心，以及不忍他人受苦的心力就會增大；也就是說，看到空性及諸法如夢幻泡影這種認識，不僅可以幫助慈悲心、善心的增長，同時還可以斷除自性執著顛倒見的產生，並且能夠阻礙強烈貪、瞋心的生起。總之，空正見可以幫助我們一切證量的成長，以及避免一切由顛倒執著而生起的危險。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受指感受，想是一種心所，色以外所餘的蘊體（也就是受、想、行、識）都沒有自性，與性空都是同一體的，所以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中文還加上「無性相」一句話，所以總共有八種空性，在此只講七種，這是三解脫門的部分，第一是空解脫門，第二是無相解脫門，第三是無願解脫門。「諸法空相」是解釋空解脫門，諸法沒有自性。「不生不滅」，是指沒有自性的生，沒有自性的滅，生滅都沒有自性，因此說「不生不滅」。「不垢」，是指煩惱並沒有自性，所以說沒有自性的煩惱污垢；「不淨」，指斷除煩惱的涅槃，這種清淨的滅諦也沒有自性，因此說「不淨」；所以說「不垢不淨」。為什麼斷除煩惱的涅槃沒有自性？在此說到性空本身的自性。斷除煩惱的涅槃它是一種空性的性質，針對空性去做尋找之後，無法找到空性的



假義，因此它沒有自性，也是自性空，所以「不淨」。「不生、不滅、不垢、不淨」，這四法是在講無相解脫門。「不滅」是指煩惱可以由對治力而減退，但不是由自性真實而減衰，煩惱不會以自性減衰；「不增」是指不會由自性增長功德。「不增、不滅」主要是依果位而說，是說無願解脫門。所以在「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滅」，講到了空性的內容。空性的解說有二種：由境或識而作解說，現在最主要是針對意識而說。

「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這是針對十二處、十八界而說空性的內容。諸法自性空，在這當中沒有自性的色法、沒有自性的受、沒有自性的想、沒有自性的行，也沒有自性的識，以上是五蘊。「無眼耳鼻舌身意」講到了無自性的六根；「無色聲香味觸法」講到了無自性的六境。「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講到了無自性的十八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這是說十二因緣流轉、還滅的次第也是沒有自性的。

佛當初在初轉四諦法輪的時候，說到苦集滅道四聖諦的道理；之後又說要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之後又說到雖然知苦但不得知，雖然要斷集但不得斷，也就是說要了解痛苦，但不要以自性執著去了解它，要斷除集諦，但不要以自性執著去斷除它。雖然四聖諦非常殊勝，但是它沒有自性，所以「無苦集滅道」。「無智」，是指由苦集滅道的四諦十六種行相所產生的智慧也沒有自性；「無得」，是指因為這種智慧沒有自性，所以由這種智慧所獲得的涅槃也沒有自性。「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這是因為菩薩們在觀修性空的當下遠離了一切戲論，沒有任何自性和真實相所獲得的緣故，菩提薩埵依著般若波羅蜜多的修持而使得內心無有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這些煩惱都無有自性、無有真實，因此不會產生真實的恐怖、真實的痛苦。「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是說透



過這種空正見的修持，去對治煩惱以及煩惱障所留下來的習氣（所知障），遠離顛倒夢想而得到了佛果位究竟的涅槃，這是以大乘角度來講。若以小乘角度而言，是由於觀空的緣故，斷除煩惱障而得到小乘的涅槃。

「阿耨多羅」是無上的意思，「三藐」是清淨的意思，或是正確的意思，「三菩提」是圓滿佛果位的意思。「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指過去的佛依由這種般若波羅蜜多的修持而得到無上清淨的果位，現在的佛依由般若波羅蜜多正見的修持，正在得到無上清淨正確的佛果位，未來的佛也將會依由般若波羅蜜多的緣故而得到圓滿的佛果位。第二種，如同《現觀莊嚴論》說到：十地菩薩因為接近成佛果位的緣故，也稱為佛，所以此處也包括十地菩薩藉由修「金剛喻定」而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羅蜜多是到彼岸的意思，所以中文也可以翻成智慧度、智慧到彼岸。《般若八千頌》裡提到：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只有佛果位才有，因為到彼岸是到達的意思，但是我們正在往智慧的彼岸去，以智慧去彼岸也可以把它取名為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說現證空性的證量也可以取名為般若波羅蜜多（智慧度彼岸），因為它正在往那個地方走。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是到達彼岸的意思，只有在佛果位才有，《現觀莊嚴論》中說到：「經般若波羅蜜多、道般若波羅蜜多、果位般若波羅蜜多這三種，這裡所講的般若波羅蜜多經也就是經典般若波羅蜜多。」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在此說明為什麼是大神咒的原因，因為現證空性，透澈了解性空的緣故、現觀空性的緣故，所以是「大神咒」；因為去除無明的智慧的緣故，所以是「大明咒」；現證空性的智慧，因為沒有任何一法比它更殊勝的緣故，所以是「無上

咒」；是「無等等咒」，第一個「無等」是指佛陀的意思，因為沒有能跟佛陀相等的，佛陀無上的緣故；可以與佛平等的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因此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等等咒」，與無等相等之咒。亦由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為什麼呢？因為在性空當下，證空性的智慧所見和所存在的是一致的，而且它可以圓滿成辦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與功德，因此「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就是以梵文說的）接下去是咒語，藏文多加了一句「怛雅他」，就是「如是」的意思，這二字有深奧的內涵存在。可分為三種解釋：一、在大悲心、大慈心的感召之下，導師釋迦牟尼佛為了眾生而修學了性空的正見，首先讓自己生起了證量，之後再生起了斷煩惱的滅諦功德，如是生起了滅和證兩種功德之後，自在的成辦利他的事業，因此成為無上皈依的對象、無上的導師，所以「如是」此二字說到了說法者本身殊勝的功德。二、導師釋迦牟尼佛如實的現證空性得一切遍智，最主要是由認知性空道理而斷除了煩惱障、所知障的緣故，所以也說到了空正見殊勝的功德，以上是從第二種角度解釋如是。三、佛這些功德不是無因而生，而是由同類性質的因緣而生，因此佛也像我們一樣先聽聞後思惟，反覆的串習修行，依聞思修的次第慢慢的緣空修習，因由緣空的修所生慧，加上緣空止觀雙運，使得二相慢慢的減少，淨相慢慢的增長，最後以現量證得了空性，這時獲得了見道位，之後再反覆串習，獲得了修道位，最後成辦一切遍智佛果位，因此也說到了整個現觀的道次第。所以「如是」這二字裡面闡述了三種功德，第一是說法者的殊勝功德，第二是深妙空性的殊勝功德，第三是現觀道次第的殊勝功德。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之前說的是顯意，乃空性的內容，此處的咒語講到了隱意：現觀的次第。「揭諦」是去的意思，要快去！快去！「波羅揭諦」，是指到彼岸去；「波



羅僧揭諦」，意思是正到彼岸去；「菩提薩婆訶」是安住於菩提的意思，由五個層次作解釋。也就是說，我們正在此岸，要前進到彼岸，所謂的彼岸就是佛果位，我們正在凡夫的這一岸。阿羅漢及得到佛果位的這些聖者及菩薩，他們在對方彼岸看我們的時候，我們這一岸是彼岸，他們那一岸是此岸；但是在此，所謂此岸、彼岸是依凡夫而作解釋，我們現在很安詳、很舒服的在這個輪迴裡面，覺得這個輪迴跟自己很接近，所以輪迴就是此岸。為了解脫成佛，為了到達彼岸要了知如何去的方法，於是講到五種道次第（註：一、資糧道；二、加行道；三、見道；四、修學道；五、無學道，即佛果）。這五種現觀的道次第最主要的都是透過智慧的增長，而讓自己進入下一步。聖者和凡夫的差別，最主要是有沒有證得空性，如果獲得證空現量就是聖者，假使沒有修證空性的話那就是凡夫。

依著現觀道次第而言，在「資糧道」的時候最主要的是為了讓智慧的增長累積資糧，這時是對空性修聞思，成辦聞所生慧、思所生慧。為了獲得緣空止觀雙運，就必須要累積很多資糧，因此在那個階段我們稱為「資糧道」。當獲得了緣空止觀雙運，緣空的修所生慧的時候稱為「加行道」，加行道又可以分煖、頂、忍、世第一法，緣空四個次第。在這四個次第中，依由奢摩他、毗婆舍那止觀雙運去反覆觀空的時候，這種二自性相會慢慢的減少，空相會慢慢的清楚。雖然此時沒有辦法像現證空性那樣清晰的去了解性空，但是原本那種自性的二相的幻覺一直在減少。透過反覆的修學，當獲得現量證悟空性的時候，徹底的斷除二相，我們稱為「見道」，這是以現量見到空性的緣故，這時候就稱為聖者。見到了空性之後再反覆串習，就稱為「修道」。以大乘而言經由反覆串習從初地升為二地，二地升為三地，到了第六地，就會得到不共的智慧功德，因為得到這種功德的緣故，在第七地的時候可以在瞬時的剎那間出入於空性定，這也是證空殊勝智慧的不共功

德。總而言之，整個道地的增長，都是依由智慧的增長而來安立上上道，智慧沒有增長，則後道不會得到。因此第一個揭諦是講「快去」，指資糧道；第二個揭諦也是「快去」，指加行道；第三，波羅揭諦是到彼岸去，這時候已經到達聖者的彼岸；雖然現證空性，得到見道位，已到聖者的彼岸，但還沒有到佛果位的彼岸，因此還要繼續的修學，正到彼岸去，如實正確的努力到彼岸去，所以波羅僧揭諦是修道；如此的修學，當我們得到佛果位的時候就安住於菩提，因此菩提薩婆訶就是講到佛果位，也就是無學道。所以在最後一句咒語裡面講到整個現觀道次第五道的修學。

如同「第二能仁」的龍樹尊者，他曾這樣說過——為了能成辦一切遍智，也就是佛陀的智慧，有三種主要的因素：一、大悲心；二、菩提心；三、空正見。成佛的根本是菩提心，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再加上空正見，這三者就是成就一切遍智的主要因素。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就是智慧到彼岸，也就是菩薩的智慧度。六度裡面的智慧最主要性質是證空的現量，但是光是證空的現量沒有辦法形成菩薩的智慧度，必須要有菩提心的幫助，才有辦法成為六度裡面的智慧度——般若波羅蜜多。

要成辦如是的般若波羅蜜多，首先要獲得緣空的「奢摩他」和「毗婆舍那」，也就是緣空的止和觀以及雙運，在成辦緣空「毗婆舍那」之前，必須先證得緣空的「奢摩他」，然而不了解空性的話，緣空的奢摩他不可能會有。所以要讓自己證悟空性，首先必須經由佛陀的經教，了解「人無我」的道理，以及「法無我」的道理。所以在《心經》中有說到業果無我的性質，以及五蘊無我的性質，這是屬於「法無我」。進而說到了感受的受者、造業的造者的無我的道理，這稱為「人無我」，實際上，「人」也是屬於「法」的一種，把「人無我」、「法無我」分開的原因，是因為在造業的時候，主要是以這兩種我執



而造業的，是故在此分說。以「法無我」而言，有中觀和唯識兩種說法，當然在「法無我」的見解上也有粗細的不同，要讓自己透澈無誤的了解性空的道理，這些粗細空性的見解都必須要學習，這是一種修法。另一種為了能成為智慧度（智慧到彼岸、般若波羅蜜多），必須要透過菩提心的修持，菩提心的所緣是一切有情眾生，為了成辦圓滿一切有情利益的佛果位，所以要廣大的修學菩薩行，在此說到六度萬行的修持，或十般若波羅蜜多的修持，修持的過程要三大阿僧祇劫，或者四大乃至十大阿僧祇劫都是有的。

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有了大悲心，菩提心自然會成辦；沒有了大悲心，菩提心則無法生起。大悲心的主要因緣有二：第一、完全利他的愛心，沒有的話，則不會對他利生起希求心，第二、必須要了解到眾生的痛苦是什麼，才會產生悲心，因此首先要了解何謂真正的痛苦。在佛的經典裡面有說到了三種痛苦：苦苦、壞苦、行苦。先從自己的身上去體會到這種痛苦，進而以自己的經驗來體會他人的痛苦。所以確認以及徹底對痛苦產生真正的體會，如此的修學，我們才有辦法具足這兩種的因緣而成辦悲心。般若波羅蜜多具有強大的力量破除一切的障礙、一切的罪障，這種不可思議的智慧必須要靠眾多的因緣才有辦法證得，要先好好的認識，才有辦法去修持及累積這些因緣，而且在修這些因緣的時候次第不能混淆，否則無法成辦。好比我們要讓自己的知識水準提高，必須要透過一套固定教育的次第，讓我們慢慢的學上去。同樣地，智慧波羅蜜多是一種內心的功德，它是一種果，也是由因而來的，因此，這種波羅蜜多的因緣必須一步一步去累積。

心經之咒——由「揭諦」：前進、快去，從輪迴的此岸，快速的到達涅槃的彼岸。從此岸苦海去到彼岸，徹底熄滅煩惱、痛苦的解脫。意思是說並不是有一個外在的苦海，我們在那裡沉淪；而是指在意識的續流、由前往後延續的過程中，因為煩惱的染汙，形成內心存留的



煩惱習氣，加上隨遇到的因緣而生痛苦，如果煩惱和煩惱的習氣未斷除，則痛苦會不斷，由心的煩惱障礙而形成身的痛苦；因為有煩惱，所以痛苦隨時待命似的侵擾我們，此即是苦海的意義。

如何使痛苦消失而解脫？痛苦來自於煩惱，煩惱令心不調伏，而產生痛苦。所以為了得到解脫，必須令心清淨，不隨煩惱而走，從在前的意識，流到在後的意識時，不隨煩惱持續下去，當下徹底斷除煩惱，此即解脫。自性原本清淨的意識，由於隨著煩惱的暫時染汙，才令心不調伏。煩惱皆是顛倒執著，必須透過正理的認識來調伏，所以要學習空正見。大、小乘聖者的證空性現量，是依由空正見對治心的暫時汙染，所以靠什麼讓我們到彼岸？答案是空正見。因此四聖諦、苦海、佛果全部都在我們的內心；當然也有諸佛的淨土，例如：觀自在菩薩、文殊師利菩薩的淨土，但是最究竟的淨土，是在內心成辦的。

昨天主要的是為《心經》之顯義——空性而作解說。有關隱義——現觀次第則如下解說：

「觀自在菩薩……亦復如是」，乃資糧道及加行道菩薩修習空性的道理。資糧道以聞、思所生之慧而修空性；加行道則以修所生慧而觀修空性。

「舍利子……不增不減」，乃見道者入空性定之時，遠離生滅、增減、戲論之修學次第。

「是故……無智亦無得」，此乃修道位觀修空性之道理。以現量證得無我空性後，必須反覆修習。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此為在「金剛喻定」中究竟斷除煩惱，而安住於菩提。


以上為圓滿的《心經》教授。🕉️（全文完）

西元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於台灣林口體育館開示
 本文由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提供，特此致謝








菩提道上

(二五六)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現年八十九歲，六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年應聘赴美弘法迄今。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曾任美國佛教會紐約大覺寺住持。仁老深入經藏，戒行嚴謹，親近印順導師多年，深得導師器重，讚曰：「志性堅強，在這末法時代是很難得的。」並言：「與我同住中以仁俊最為尊嚴。」仁老學養俱佳，時以文章、詩詞、偈語示人「慈悲、智慧」，激發菩提心。

-  三六四五 安心處——虛默中朗朗明明地持法；健心處——端挺中懇懇切切地用法。
-  三六四六 世法中強人——藉權立威炫己、累己；佛法中正人——從法生力制我、破（真常）我。
-  三六四七 不退屈的根性：佛法上安得了心，發無量無畏心；不造累的志神：世法中豁得透眼，得無盡無障眼。
-  三六四八 化融自我氣燄，則漸漸有聖賢氣象了；了卻他人嘴臉，則處處現菩薩面容了。
-  三六四九 人做得沒一念情私，內在則了無悔怖；法持得離一切穢汗，外在則悉皆光新。
-  三六五〇 入世精神——踏踏實實地人做穩了，不惑不倒不怖退；出世資糧——徹徹空空地法觀明了，能出能入能導脫。
-  三六五一 心智把心力運持得朗豁健整，一等知見則不離念頭、緣頭、關頭，自覺不疑，自立不倒，自成不退的，大抵以此為基。

- ✿ 三六五二 腳跟落實的人——不讓自我纏絆，邁步前進氣充旺；心智行空的人——盡為他人解困，開懷豪凌膽壯絕。
- ✿ 三六五三 心頭上的我摘除了，（舊）心（惱）病根治不復發；腳跟下的（新）路開闊了，腳步力踐不蹈故。
- ✿ 三六五四 智慧的無著功力深淨了，則不讓自我逞威折福；慈悲的無量德本淳厚了，則能為他人化惱解苦。
- ✿ 三六五五 不造苦惱困己，不怕苦惱助人；不耽安樂毀己，不惜安樂與人，佛法中一等的膽品與（志）誓（氣）量，全憑這麼策練而勘展出來的。
- ✿ 三六五六 心持得直見三寶，願邁得直為眾生（不為己）；念注得直檢三業，智導得直入一（空不二）門，這麼樣了了明明地活著、做著，生死不念，安危不動，可稱得上是個修（純）淨行的。
- ✿ 三六五七 學一等自由的——自覺中直直截截地了卻自我，朗朗豁豁地持念立己；行一等自發的——自動中肯肯決決地提荷眾生，健健正正地罄力為世。
- ✿ 三六五八 真受用——佛法中淡得心寧神安；大作用——世法中明得身端志健。
- ✿ 三六五九 一等生命——不讓自家生命超情見、動憂怖；一等生活——不許自家生活襲因循、造惰性；一等生死——不令自家生死增惑業、墮惡趣。㊦
- ✿ 三六六〇 徹底的活脫——自覺勘破了自我；全面的發達——利他拋卻了自利。㊦

善生倫理學

——邁向幸福人生的三步驟（一）

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長 呂凱文教授 主講
◆李松仁 整理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歡迎你們來參與這場演講，今天的主題是善生倫理學——邁向幸福人生的三步驟。我之所以會說這個題目是有原因的。佛教是個古老的宗教，它的出現距離現在二千五百多年前，若以世界宗教研究角度或是規模來看，現在的世界宗教至少有五至七種以上是比較大的，佛教就是其中之一，再來還有基督教、印度教、猶太教、回教、中國道教及儒教等等。每一個宗教都有其各自獨特的人生智慧，今天，我們主要是要

以佛教的觀點來探討：佛陀如何教導我們過幸福的生活，有哪方面的建議。

剛才提到，佛教是二千五百年前，發展在印度恆河流域中游的一個宗教，因此我們要探討佛陀對於世人指引的幸福道路之前，必須先瞭解這個宗教在古代地理及歷史的時空下，是怎麼發展出來的。我這樣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經典，都是很古老的，請各位想像一下，從佛陀在恆河流域各國說法至今，距離現在已

有二千五百多年了，當時的地點、氣候、文化及社會習俗都與現今的台灣大不相同，如果我們要瞭解佛陀對那個時代的人怎麼教導的話，就要稍微思考一下，由於當時環境與現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不同，你不能因為佛陀以前這麼講，就把他所說的一切套用到現代，這是否會出現某些問題，我們需要好好地思考，倘若如同刻舟求劍般食古不化，便沒有辦法真正找到問題所在。要好好解釋佛陀的教導，我個人認為有二點非常重要。首先要瞭解，我們現在所讀的經典，它原來的意義是什麼？是怎麼說的？跟誰講的？其次，我們要瞭解，過去佛陀所講的與現在這個時代，可以怎樣稍做調整，以適應我們現代的生活？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我在讀政大的時候，參加學校的東方文化佛學社社團，有幾個很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個朋友畢業之後，跑到印度

禪修了五年才回來，他修得很好。有一次和他聊天，他說他在印度是住在山洞裡，跟古代的佛教徒一樣，在山洞修行。山洞裡沒水沒電，正好適合苦修，想要喝一口水大概需走二公里路，提一桶水回來慢慢煮，滿符合古代苦修的精神。可是回到台灣之後（他住在新店），他很想讓他原來的住所沒水沒電，這樣子好嗎？我們要瞭解古代之所以沒水沒電，是因為當時的科技、地理等因素所導致，如果你刻意要求現代社會跟古代一樣，那問題就很多了。舉例來說，古代佛陀常跟弟子說出家修行要托鉢乞食，不可以持執金銀，但這個情況要在現在社會實施，會有一點困難，好比如說，信用卡算不算是金錢？郵票、支票算不算是金錢？這





些都是問題。

所以，怎麼理解佛陀對於世人的指導，我剛才提供了二點建議：第一，在探討經文的時候，要從它的原意客觀的理解佛陀是怎麼對那個時代的人講解。第二，對於經文的意思，要將心比心，將身比身，放在我們這個時代當下的脈絡，這樣我們對佛陀教導的理解、解釋才有個中道。中道很重要，它的意思是不在二個

極端當中，每個人的中道不一樣，應該要自己尋找。

印度的佛教，從古代的社會經過二千五百年的發展，如果以地理來區分，可以分成三個大區塊，有一個區塊往北傳，傳到中國，我們稱之為「北傳佛教」，信仰北傳佛教的國家有：中國、日本、韓國等。此外，有個系統是跟密教結合，傳到西藏、蒙古、青海一帶，我們稱之為「藏傳佛教」；還有一個系統，跟我們今天要講的這部經很接近，這個系統是往南傳，傳到斯里蘭卡、泰國、緬甸、高棉一帶，稱為「南傳佛教」。由於南傳佛教跟中國的接觸，大概是到上個世紀才比較密切，所以國人對它的認識，還是有些不太瞭解。

今天我們所談的題目——《善生經》，基本上是各個南傳佛教國家當中，很常運用的一部經典。你如果到泰國或是緬甸，會發現很多在家居士對這部經典非常的熟悉，原因在

於整個東南亞的佛教，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比較接近全面性宗教。什麼叫做全面性宗教呢？若以基督教觀點來看，一個宗教如果能把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一路照顧得無微不至，就可以被稱為是全面性宗教。好比基督教、天主教家庭，小孩一出生，便有牧師為他受洗，結婚時為他作公證，死亡臨終之前，則有彌撒儀式，這便是一個全面性的照顧。在中國，由於儒家及道家的勢力較大，因此佛教要成為一個全面性的宗教比較困難。可是在東南亞，因為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很深，所以你會發現那邊的法師，對於一般信徒生活上的指導非常的密切。

就家居士而言，與我們生活最密切的就是《善生經》這部經典。為什麼這部經這麼重要呢？理由很簡單。我們都知道佛教有所謂的「四眾」，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其中優婆塞、優婆夷

就是指在家居士的男性和女性，而男性和女性的在家居士，幾乎佔了佛教教團一半以上的比例。若以三角形金字塔理論來看，出家眾大概只有上面的一點點，可是在家眾卻是金字塔下方一個很大的層級。

是故在此，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佛陀難道只對出家的法師及出家教法做講解嗎？顯然不太可能，應該有某些部分是對在家眾做講解的。我個人接觸佛教好幾十年，自己也是個佛教徒，念大學時，常去參加禪修、拜懺或各種法會，也很喜歡聽法師說法。不過，我發現到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法師都很慈悲，跟我們說一些精深解脫的法要，好比說談空性——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空，在寺院裡面打坐禪修，腿一盤，五蘊都是空的，六根沒有我，可是回到家裡，爸爸一罵，你就糟糕了，五蘊都不空了。

佛陀是個很有智慧的人，他在教導弟子的時候，會視弟子的身分、性別、根性，以及其對生活實際的需求，而做一種區分性的教導，是故對於在家居士，佛陀講了這部《善生經》，如果是對於出家人的話，可能會教導比較深的定學或是慧學的部分。透過戒定慧三學的學習，可以達到解脫，這個範圍基本上是屬於出家修行的部分。可是佛陀也提到善學，善學之前還有信學，這個部分雖然是對出家眾講的，但其基礎的部分則是對所有人講的，在家居士便包含在這個部分

裡。此外，我們要瞭解，整個佛教的修行過程，是佛陀對人世間的一個建議，怎麼獲得美好的人生，以及幸福快樂的生活，如果一開始就從這個地方談的話，不是不行，只是挑戰性比較大。

印度佛教有一則寓言：有一個很有錢的商人，請工匠幫他蓋一棟三層的樓房，房子完工之後，商人的朋友看到這棟房子很漂亮，視野很遼闊，也想擁有一間，於是跟工匠說：「你也來幫我蓋樓房，可是我不要一樓和二樓，只要三樓就好了。」試問這樣能蓋得起來嗎？當然沒有辦法。同理，佛教在探討修行解脫的過程中，戒學是基礎，然而你在擁有一般戒學的基礎之前，還必須要從更基本的信學和善學開始學習。戒律基本上是一種生活的藝術，也是生活的技術。





戒律有點像我們登山時用的導繩，當你要攀爬時，可藉著繩子的力量往上提升，所以，戒律不是用來限制我們，而是用來幫助我們的。就佛教來說，不是一種無理的束縛，而是一種生活的藝術，幫助我們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什麼情況，應該怎麼應對進退，幫助別人減少煩惱，也幫助自己心開喜悅。因此戒律很重要，只不過，如果我們用

二千五百年前的解釋來瞭解它，並且直接應用在現代生活上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

如前所述，佛教在談戒學之前，其實還有其他步驟——信學跟善學。佛陀認為，不管你想成為哪一個宗教的信徒，在這之前，必須先成為一個很好的人，關於這點，佛陀在《善生經》裡提供許多很好的看法。🕒（待續）

心靈健康講座

【完全免費·自由入座】

◎凡參加本講座貴賓可獲贈珍貴書籍

人有沒有靈魂 有沒有輪迴

時常聽見有人叨囑：「我上輩子造了什麼惡業，今生一直窮困潦倒？」；相反地，常聽到有人祈求：「希望後世能再生為人，圓滿富貴！」。人真的有前世及來生嗎？若有，是來自於靈魂的投胎轉世嗎？若無，果真是一死百了嗎？放眼各界對靈魂說和輪迴的探討非常熱烈，但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洪文亮醫師超越理論的答案，或許能停止你我對輪迴的遐想和靈魂說的爭議！

97年10月26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洪文亮 醫師

洪醫師早年畢業於台大醫學系，為著名外科醫師，曾任高雄地院檢察署法醫，鑽研顯密佛法數十年，禪修造詣尤深，經常應邀赴國內外各地弘法演講，為大眾點津解惑，普獲佳評。

**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聯絡電話：06-2881677

「三士道」思想對近代漢傳佛教的影響與發展

——以《廣論》與《成佛之道》為探討中心（三）

本文榮獲九十六年度太子建設獎學金

◆曹郁美（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第七，回歸至前面的疑點：為何印順說他與法尊「距離非常遠」、「他(指法尊)的思想已經西藏化了」，究竟是何意？這就牽涉到印順的個人主觀意見了。

印順對密教素無好感，在〈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一文中有清晰的闡述與見解，另於其他文章亦有零星出現。大致說來，其批評的理由如下：

（一）密教是婆羅門教的死灰復燃。在密教中佛或菩薩被天神化、龍鬼化、夜叉化，並且崇尚火供、以咒術為中心，

皆偏離了佛陀的教法；印順給此時期的祕密大乘佛教冠了一個名詞：「天佛一如」時期。

此外，印順不能苟同如來藏或真常思想(真心常住之性體，乃吾人成佛的根本)，認為這是變相的婆羅門教之「神我」論，只因眾生心性怯弱而作此方便說，其實並非了義。印順進一步認為密教的成佛論——修證自身與佛身不二，乃從婆羅門教「梵我合一」轉化而來，正是不折不扣的真常思想。

為何真常思想為不了義，



何者才是了義？印順如是解釋：「只要真正理解緣起性空的真義，無常無我而能成立生死與涅槃，何必再說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以及「『真常唯心』是佛德本有論，正是『祕密大乘』的理論基礎：眾生本有如來功德，才有成立即生成佛——『易行乘』的可能。」意思是說在空性之下萬法如幻如化，以緣起無我故才是世間真相，如此，說如來藏、說阿賴耶乃至於即生(身)成佛，皆屬易行乘、方便道。故知視般若空性之學為了義說，一直是印順不變的主張。

(二) 密教之「雙修法」為印順最不堪忍受者，斥之為左密外道。他措詞嚴厲地說：「到了『祕密大乘佛法』，念天的影響更深。……而忉利天與四大王眾天的男女交合而不出精，也成為實現大樂，即身成佛的修證理想。……念天而演變到以『天(鬼神)教』方式為佛法主流，真是世俗所說的

『方便出下流』了！」念天、念死的觀念，印順是不能接受的，更何況由念天演變而來的旁門左道——「男女雙修法」。

至於論及倡導持戒的宗喀巴，印順則說：「西藏宗喀巴似有感於此道難行，故於無上瑜伽之雙身法，自灌頂以至修行，多以智印，即以觀想行之，然餘風猶未盡也。……」言下之意是對宗喀巴表示讚許，只可惜後世「餘風猶在」，徒呼奈何！

(三) 由於對密乘的不以為然，故而印順有這樣一段話：「有些人，受了進化說的眩惑，主張由小乘而大乘，而空宗而唯識而密宗，事部行部一直到無上瑜伽，愈後愈進步愈圓滿。……是同樣的錯誤。」印順推崇阿含、特尊般若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他的意思是「並不是後來的就比先前的好」，故而後起的祕密大乘佛教即使是最高的無上瑜伽，並不能得到印順的認同。



瞭解了以上背景，無怪乎印順明明根據《廣論》的架構而撰寫《成佛之道》，然而除了在該書的序言略作交代之外，對於宗喀巴的「三士道」並不那麼重視，反倒是處處見到太虛三乘、五乘、大乘「三級分類」的影子。印順云：

虛大師深感於中國佛教末流的空疏貧乏，所以以「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統攝一切佛法，開顯由人而成佛的正道。這與西藏宗喀巴大師，宗承印度的中觀與瑜伽，以「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而綜貫成佛的菩提道次第，恰好相合。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由於印順對大乘祕密教有成見，相信這正是他與法尊意見相左處，也是他對《廣論》擷取了「三士道」的骨架，加以發揮改良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風貌，

與原來大不相同之原因。

六、日常與《廣論》之緣

最後要談的是弘傳《廣論》不遺餘力的日常法師（1929—2004）。

日常於三十六歲時剃髮易服，起初專致於淨土的念佛法門，後來在某一因緣下赴美居住，接觸西藏佛教，聆聽到《菩提道次第廣論》，深感其理論的完整無瑕、實踐上的可修可證，從此便徹頭徹尾地投入西藏佛教的學習與弘揚；更於五十九歲高齡親赴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印度，為的是學習正法，帶回台灣來廣宣流布。1987年起，日常開始教授、推廣《廣論》，並對追隨他的人說：「《廣論》這本書就像一張『藏寶圖』，依著它，可以正確迅速的找到寶藏。」日常就以這種精勤不懈的精神領導弟子「尋寶」，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分鐘。

說起來，日常與印順二人是有師生之緣的。

日常在一篇自述中說道：

「開始接觸佛法，我也念佛，而且念得相當得力。那麼，是什麼因緣使我從念佛到遇見《廣論》乃至於全神投入呢？最初的轉變是我遇見了當代大德印順導師，他告訴我：『像你這樣念書識字的人，應該讀讀佛經。』起初，我讀起來覺得沒有什麼興趣，慢慢深入之後，發現對念佛蠻有幫助的，於是信心大增，因而生起接觸經教的興趣。雖然侷限於念佛持戒方面的經書，但也是我深入經藏的淵源。」^{註1}

由於日常並沒有說明時間與地點，然據筆者推測這段時間應是日常住在新竹福嚴精舍，與印順相處之時。換句話說，印順之言像是提供了一把鑰匙，讓日常由念佛、拜佛之

門走出來，進入另一扇閱讀經論之門。

不久日常去了美國，1972年印順亦赴美養病，住在沈家楨居士提供的菩提精舍，就由日常擔任侍者，悉心照顧；有二段文字說明了這一段情誼。

印順在自述中說：

「我住在紐約長島的菩提精舍，多承日常法師的照顧一切，過著清幽安靜的山居生活。住了半年，體重從四十二公斤而增加到四十六公斤，身體是好得多了！……舊曆六月底，由日常陪同返台。……」

聖嚴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到：

「我在日本留學期間，幾次與在美國靜養的印順長老通信，長老病得很重，便由日常法師代筆寫信給我。當時日常法師就隨侍印順長老，住在沈家楨居士的菩提精



舍……。」

可知印順、日常兩位法師有一段時間互動密切，只是不知何故後來因緣淡了。同時說也奇怪，推估起來，印順的《成佛之道》早已出版十餘年，但似乎對日常吸引力不大，真正令他茅塞頓開、終生信奉不渝的，反倒是赴美之後所接觸的《廣論》，所謂的「相見恨晚」吧！人生之因緣聚合，真不可強求。

順帶一提的是，日常法師圓寂於2004年10月15日，這一天，華梵大學的創辦人亦示寂，可謂巧合。

五、結語

「三士道」思想是佛教教義的珍貴資產，從阿底峽的奠基、宗喀巴的述釋，進入中土之後經過法尊的翻譯、太虛的肯定、印順的編寫、日常的弘

傳，一千年來藏、漢兩地讀者都蒙受其惠。

所謂「下」、「中」、「上」並不含優劣意味，而是期許眾生將心量逐步擴充，依自己能力前進，並以「共」字作為掌握的焦點。這是《道燈》、《廣論》與《成佛之道》所共同致力的目標，也是本文的重點所在。

至於印順對於密教的批判，並無損於《廣論》的價值，因為二本著作各有其關注焦點與詮釋理念，值得讀者挖掘其中思想的精髓與寶藏。

本文並非為六位大師作傳（區區短文亦不可能），如今這六人——阿底峽、宗喀巴、太虛、法尊、印順與日常皆已作古，然而「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他們留給後人寶貴的「三士道」，無論作為學術研究或是信仰奉持，皆極有意義！🕉（全文完）

註1：釋日常，〈淺談值遇《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因緣〉，刊載於《福智之聲》，民國82年6月30日。

玄奘大師傳奇(一)

● 聖印法師

玄奘法師生長在唐朝，因此，我們又稱他唐僧。由於明朝時的吳承恩寫了一部《西遊記》，述說玄奘法師赴西域取經的故事，作者以流暢而通俗的文筆，描寫玄奘法師沿途遭遇虎、豹、鬼怪、妖魔種種險境，是一部虛構的故事，普遍的流傳於我國民間。所以「唐三藏」、「唐僧」等名字，可以說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但畢竟和事實相距甚遠，玄虛而不足採信。

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是依據《高僧傳》，以及中外佛學專

家們所寫的歷史事蹟匯集而成，用以說明玄奘法師一生的經歷，以及他對佛教、對國家所作的偉大貢獻。

玄奘法師，是唐朝河南偃師人，俗家姓陳，單名叫「禊」。幼年時，他的母親就過世了，父親名叫「陳惠」，是一位地方的清官，後來辭官回家，專心作學問。但是不幸的是，當玄奘法師十歲那年，他父親也過世了，因此他的幼年可以說相當坎坷。

法師有位出家的哥哥，法名叫長捷，住在洛陽的淨土



寺。孤苦伶仃的玄奘法師，已無處可安身，只好前往洛陽投靠哥哥，所以也在淨土寺內住下來，種下了日後出家的因緣。

他哥哥長捷法師善於說法，常設法會，弘揚佛教。每次弘法時，就把小小年紀的玄奘法師帶著，好讓他也有聞法的機會。由於玄奘法師本來就聰明絕頂，長期接受佛法的熏陶以後，對佛理逐漸有了心得，對出家生活也非常嚮往，因此他就下決心要出家。那時候還是隋朝時代，佛教很興盛，但對出家人的管理很嚴。隋煬帝大業十年，特別下令度年滿二十歲的男子二十七名出家。玄奘法師當時才十三歲，根本沒有出家的資格。然而在考試那天仍然前往試場。

由於沒有資格報名應考，只得在考場門外徘徊，主考官見玄奘法師聰明伶俐，在試場外留連不去，就上前詢問他。法師據實稟告，希望出家。主

考官的名字叫鄭果，對佛教頗多贊助，他見玄奘法師年少卻志高，是可造之才，特准他參加考試。玄奘法師僅以兩年聽經的心得，又以十三歲的年紀，竟然一考即中，達到了他出家的心願，在洛陽寺落髮，成為一個小沙彌。玄奘法師出家以後就專心研習佛學。二十歲受具足戒，做了七年的沙彌，終於成為正式的比丘了。

受戒以後，身、心發展都已成熟，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顆渴望求學的心。於是離開了他哥哥長捷法師，開始雲遊參學。

當時，長安有位法師，是講解《攝大乘論》的權威。還有一位僧辯法師，是精通《俱舍論》的權威。玄奘法師就親近他們。兩位法師見玄奘法師一派文質彬彬、氣宇不凡，就知道是未來的龍象，對他非常器重。以自己所學，全力傳授。

那時候，隋朝已經滅亡，



正是唐朝盛世，唐高祖武德九年，傳位給太子李世民，是為唐太宗。當時，國家方定，為了防患意外，規定百姓要越出國境，必須奏請核准，否則一律不准越境。

那時候因為翻譯的佛典經義不完全，有些佛理奧義無法契合，玄奘法師有意前往印度留學，研習佛法原典，就與幾位志同道合的道友，聯名上表，請求西行去取經。但卻未被朝廷批准，他們失望極了。

玄奘法師求經的心意非常堅定，因此他計劃還是要前往印度，但關防森嚴，無法公然由西域孔道玉門關通過，就取道秦州直奔蘭州。不久抵達涼州，涼州的太守李大亮接到密報說是「玄奘法師想要偷渡出境」，就立刻派人到旅館請玄奘法師見面，勸法師返回長安，不要再往西前進。

當時涼州剛好有一位惠威法師，是河西地區的佛教領袖，很有力量。他知道玄奘

法師西行被阻的消息，就派了弟子惠琳和道整兩個人，陪同玄奘法師，扮作饑民逃荒的模樣，從涼州出發，向西行進。晝伏夜行，以防官兵攔阻，這樣辛辛苦苦的到達了瓜州。「瓜州」就是漢朝所稱的「酒泉」，是通往西域伊吾的要道。（伊吾就是現在的哈密）。

瓜州刺史聽說玄奘法師來到，立刻要見他，準備熱烈招待，可是玄奘法師所乘騎的馬匹，因長途奔波死去，而耽誤了行程，晚到了一個月。剛好這個時候，梁州太守「捉拿偷渡僧人玄奘」的通牒也到達了瓜州。瓜州刺史「李昌」，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他拿通牒給玄奘法師，問明來意。玄奘法師把發心前往印度留學，並蒐集梵文佛典回國翻譯等等，據實相告。李刺史一聽，立刻撕毀了通牒，請玄奘法師趕緊啟程西行。

玄奘法師在長安出發之



前，有位占卜先生何弘達曾告訴他：「你經過沙漠時，如果騎一匹紅色的老馬，就能平安渡過。」當時恰好有一位老胡人手牽一匹紅色老馬，玄奘法師就用重金買了下來，與陪伴他的石槃陀，繼續出發。

他們二人從玉門關上方十里的地方渡過黃河，當晚在岸邊過夜，石槃陀見玄奘法師帶有銀兩，就起了壞心，想謀財害命，正靠近法師身邊時，不知何故卻又不敢下手。這時驚醒了玄奘法師，他見石槃陀手持鋼刀，知道他心中有了歹念，立刻坐起合十，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石槃陀見狀，就不敢下手了。

第二天繼續西行，走了不遠，石槃陀表示不願再走。玄奘法師也不勉強，就把自己騎的精壯馬匹，與石槃陀騎的紅色老馬交換，然後分手，從此，玄奘法師就單身前進。這個時候單身西行的玄奘法師騎著紅色的老馬，面對的茫茫沙

漠，狂風大作，原有的路徑，都被飛沙掩沒了，無法辨別方向。

玄奘法師就以凸出沙面的動物骨頭或馬糞作為指標，艱苦的前進。在這條路上，紅色老馬剛好發揮了老馬識途的功用。因此，才能正確的朝伊吾前進。

沙漠乾旱，飛沙走石，陽光又強烈，玄奘法師在途中常見到海市蜃樓、兵隊馳騁，熱鬧非凡。可是，行近一看，則空無一物。這時候忽然聽到空中有聲音說：

「不要怕，只管前進！」

他想：既然有神佛相佑，必能平安無事，就鼓足勇氣，抱定信心，向前邁進，不為任何艱困所阻。

玄奘法師到達邊疆的第一座烽火臺時，那裡有唐朝的軍隊戍守，而前面還有四座烽火臺，都被守兵嚴加防制著，如果被發現了，後果不堪設想。因此，玄奘法師一直是晝伏夜



行。有一天飲水已經完了，附近又沒有水源，只有第一烽火臺那裡有一個水池。當他挨近水池，下馬飲水，同時在儲水袋中裝水的時候，忽然聽到一支響箭，「休」地一聲，由身邊破空而過，接著又第二箭。法師急忙高聲喊叫：

「我是長安來的出家人，請不要放箭！」

第一烽火臺的守臺隊長名叫王祥，他見到玄奘法師，聽他想要往印度取經，很是佩服，不但沒有留難，反而供給乾糧，親自送出烽火臺十里之外，他告訴法師：「由這條路可以直接到第四烽火臺，守臺的隊長是我同族，名叫伯隴，法師經過時，可以說是由我親自送你前往的。」

玄奘法師依言告別，到了第四烽火臺，王伯隴也熱忱招待，留住一晚，供應乾糧、用水等物，並且說：

「第五烽火臺守臺兵卒，性情兇暴，不可接近，由此西

行百里之處，叫野馬泉，可以在那裡補充水草。」

玄奘法師依言越沙河時，不但是地上沒有走獸，而且天空也沒有飛鳥，可以說草木不生，一望無際。一人一馬蹣跚而行，艱苦到了極點。這時候法師就不停的誦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由於他一心一意的誦念聖號，竟然連水袋鬆脫也沒有發覺。這時候已經滴水無留。處在這種危急的狀況下，真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他想如果貿然前進，只有死路一條，於是只好撥轉馬頭，準備東歸，走了十多里路，心中又想：

「出發之時發願，若不至天竺，誓不東歸。與其東歸偷生，不如向西而死！」

這個念頭在腦海閃過，便又撥轉馬頭繼續西行。晚上，見星光照耀，白沙反映，如同白晝，他就兼程趕路。這樣經過了四夜五日，已經人困馬疲，實在無法前進了。他雖



然腹中十分饑餓，口中又渴得像火在燃燒一般，倒臥在沙漠上，卻還是不停的誦念著菩薩的聖號。

就這樣子經過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五天的半夜，忽然有涼風吹來，玄奘法師甦醒了，老馬也一躍而起，他們立刻又向西行十里，老馬忽然捨棄正途而走向叉路。不久，忽見地上長有青草，老馬不斷的啃食。不遠處又發現了水池，人和馬連忙喝個夠。

補足了水分，也就恢復了

體力。這時，有一位老僧身上穿著短小的破衣，光著腳出現。見玄奘法師來到，立刻擁抱著哭泣說：

「真想不到還能見到本國的同胞！」

法師聽了，也感動得流下淚來。

伊吾國王聽說有大唐高僧來到，特地在宮中設宴供養。當時有高

昌國王鞠文泰的一位駐伊吾使者，正要從伊吾返回高昌，聽說有長安的高僧來到，自己留了下來，而派人兼程回國，把這個消息報告高昌國王。

伊吾國在漢朝時叫「伊吾廬」，就是現在新疆省的「哈密縣」，那地方是一望無際的大沙漠，行旅非常艱難的。

至於「高昌國」就是漢朝時候的「車師前國」。也就是現在新疆省吐魯番縣。

這兩個地方，與玄奘法師前往印度取經關係很重要。

兩個國家的人民都是匈奴族，雖然在漢朝時代曾為患北方，但因對大漢文化的仰慕，到隋唐時，已經歸順了，對國內尤其是長安去的漢人，是非常敬重的。所以西域人對大唐去的玄奘法師，也就特別的尊敬了。

特別是高昌國王，聽了使者向他報告，說是有長安高僧玄奘法師到達了伊吾，覺得很興奮。高昌國王派遣了專使到伊吾，請求伊吾王答應護送玄奘法師去高昌，並且慎重的選了駿馬五十匹，由重要大臣親自前往伊吾迎接。

可是玄奘法師到達伊吾，經人指點，到印度去的近路，是由高昌城東方一百六十里的「闐展」地方前往，原來並沒有把伊吾列入行程之中。現在，高昌國王既然派人馬來迎接，只好跟著使者浩浩蕩蕩的去高昌。

玄奘法師被高昌王派往伊吾的使臣，迎請到了高昌

國。玄奘法師年輕有為，儀表出眾，高昌王非常的尊敬他。他在高昌國住了十多天以後，想早日起程繼續西行，就表明心意，卻被國王留住，不願意他離去。幾經說明，還是不答應。玄奘法師最後只有絕食抗議，到了第四天，已經氣息微弱，快要失去生命了，國王無奈只好答應放行，但是有一個要求——臨去前他必須把一部《仁王經》講完，還有，將來由印度返國時，要在高昌國居留三年。玄奘法師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答應，用了整整一個月時間，才講完《仁王經》。

講經完辭行出發的那天，國王和僧眾、大臣、百姓等一同相送，高昌王激動的失聲痛哭，大家也都揮淚送別。

玄奘離開高昌國時，高昌王贈送駿馬三十匹，腳夫二十五名，僧侶四人，伴同他回天山南麓西行而去，途中經過焉耆、庫車，翻越天山向北前進。當他們在橫越天山山脊



的時候，在萬年積雪所蓋的古道上行走，真是舉步維艱，隨時有墜落深谷，葬身山野的可能。經過七天的攀陟，才到達天山北麓。隨行的人有一部分被凍死了，馬匹也損失不少。玄奘法師以其堅忍不拔的精神，竟能安然無損。

越過天山，沿著周圍廣達一千四百多里的「清池」湖畔行進，終於到達素葉城，與西突厥王葉護可汗見面。可汗敬佩玄奘法師，要留他下來住一陣子，他堅決的謝絕了，於是可汗命部下護送他們到迦畢試國。然後在帕米揚國王城東北山口禮拜了一尊一百五十尺高的大石佛。停留十五天以後，到達了佛教遺跡更多的「迦畢試國」。

然後經過了許多國家，最後終於到達當時佛教思想發達的地方——那爛陀寺。

那爛陀寺的住持是戒賢論師，跟隨他學佛的出家人超過萬人以上。戒賢論師召見了玄

奘法師問：「你從哪裡來？」

玄奘法師回答說：「由震旦國來，遠道而來的目的，主要是向大師學修《瑜伽論》。」

那時的中國，印度人稱為「震旦」。戒賢論師一聽，竟然哭了起來，就呼叫弟子七十歲的覺賢法師上前，當時戒賢法師已經一百多歲了。他對覺賢法師說：

「你可以當著全寺大眾，宣布我三年前患病的因緣了！」

原來，戒賢論師在二十年前就患了風溼病，發作的時候，手足關節疼痛，就像火燒刀割一般痛苦。每次發作了，都能治癒，但是從三年前復發以後，竟然無法治癒，痛苦難當。戒賢論師曾因厭世而想自殺，但在某一天晚上，他夢見有三位天人出現。第一個人是金黃色，第二個人是琉璃色，第三個人是銀白色。這三個容貌端正的人一同走到戒賢論師床前。

金色人開口說：「你準備厭世捨身嗎？經中固然有說身是苦，但沒有說以自殺方式厭離此身而能脫苦的。你過去世為國王，有很多使臣，發生很多苦惱的事，今生才招來這一苦報。

你要脫離此苦，必須懺悔過去的罪業，在痛苦來臨時要安忍，並努力宣說經論，才可以消除自己的罪苦。如果你厭身絕食而死，那麼罪苦將會永遠跟隨你的。」

戒賢聽了行禮參拜。金色人又指著琉璃色人對戒賢說：「你知道嗎？這位就是觀自在菩薩。」接著又指著銀色人說：「這位是慈氏菩薩。」

慈氏菩薩就是兜率天的彌勒菩薩。戒賢論師就向彌勒菩薩說：「我很希望生到您的兜率天宮，不知能不能讓我達到這個願望？」

彌勒菩薩告訴他說：「你只要廣傳正法，臨命終了，必得往生！」

這時候那位金色人說：「我是文殊師利菩薩，因為你自殺捨身，不為世間眾生利益著想，所以特別前來相勸。你應該顯揚《瑜伽論》等最深的佛法，給那些求知的眾生。這樣的話，你才能得到安穩。同時，你也不用憂慮寺中沒有接法的人，震旦有一位比丘，發願要來你這裡學修《瑜伽論》，他將來學成回國後，必然大弘此法，你應當等他到來，好好傳授給他！」

「是的，謹受尊教！」戒賢論師話一說完，三個人忽然不見了。奇妙的是戒賢論師的痛苦也自然消失了。

當戒賢論師向覺賢法師說完這一段夢中因緣以後，覺賢法師就遵命向大眾宣布。寺中所有的出家弟子們，都認為簡直是不可思議，玄奘法師更是感動，當時就發願請求戒賢論師傳授而盡心聽講。⑨（待續）

節錄自聖印法師著作《般若心經講話》



台灣佛學研究的扎根者

——聖嚴長老談周宣德居士

◆本刊採訪／聖嚴長老 口述

我與周宣德居士的互動，可以說開始得很早，也可以說開始得很晚，因為我於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到台灣，當我退伍的時候，已經是民國五十年了，總共有十二年的時間，之後就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跟我師父東初老人學習。

那時，周居士很努力地推展、帶動大專青年學佛，並且非常迅速地從台大、師大、政大，然後一直推廣到全台灣許多大學，成效很好。這不僅需要花錢、花時間，還需要花心力來照顧這些學生，實在很不容易！

有一次，他借中華佛教文化館辦活動，我代表我的師父東初老人接待他們。周居士非常客氣，請我講開示，其實那時我才剛剛出家，有什麼好開

示的，就只能算是跟大專學生們見一下面吧。

周居士跟東初老人的關係滿密切的。譬如，他的皈依師父是智光老和尚，而智光老和尚是東初老人的師父，所以東初老人跟周居士之間可說是平輩的關係，只不過一個是在家弟子，一個是出家弟子。此外，東初老人提倡影印大藏經，他也是發起人之一；還有「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英譯名稱，也是他翻譯的。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周居士是非常熱心的一位菩薩。

有一次我對我的師父說：「周居士這麼熱心，在居士之中，很少有這樣的人，可以說僅僅只有他一個。」師父卻回答我：「你不知道嗎？基督徒都是這樣熱心傳教的。」我很

驚訝地說：「周居士不是佛教徒嗎？」師父說：「他曾經是基督徒，但現在是佛教徒，而且是一個虔誠的三寶弟子。」因此，我注意到周居士在跟我們互動的時候，不會稱自己是弟子，而是自稱「僕人」，這真是滿特殊的，因為一般居士跟出家人互動，都自稱「三寶弟子」或是只稱「弟子」，而「僕人」這個名稱，實際上是基督徒對上帝的自稱。

以我個人來講，與周居士的互動中，有幾件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件是我準備去山裡閉關時，他來問我準備要閉關多少年？我回答他：「愈長愈好，至少三年。」他說：「古來的許多大師們都閉關，印光大師、太虛大師也曾經閉過關，閉關是好事。那你打算要學哪一位大師呢？」我說：「我沒有要學哪一位大師，我學釋迦牟尼佛。」他又問：



「閉關可能會很辛苦喔！你有信徒嗎？」我回答：「沒有，我只有一個人。不過，智光老和尚對我很慈悲。」於是他告訴我：「有困難的時候記得要向智光老和尚講。」這是我跟周居士之間的一次互動，印象十分深刻。

後來我去了日本留學，期間很少回台灣，即使回台灣，也很快就再到日本去，因為沒有人支持我。台灣佛教界對我是抱持著一種非常負面的想法，認為我去了就要還俗、結婚。但是周居士卻請智光老和尚「多照顧這個年輕人」。

除了對台灣各大學的學生

學佛運動非常重視之外，他也非常鼓勵研究佛學的青年。有一次，我回到台灣的時候，他請我參加他們的粥會，當時慧炬佛學會熱心的居士們大概都參加了，而且這些居士都是有著高知識水準的菩薩，真是所謂「往來無白丁」。周居士當場

向大家說：「今天在我們慧炬社的都是『師父』——法師、工程師、律師、醫師……數了好多『師』，我們在座的都是『師』。」接著他就向大家介紹我，之後頒發獎學金給我，這分「密勒佛學獎學金」大概是五萬元，對我來講，這筆錢是不少的，因此我非常感恩他。

後來我又到了美國，就很少跟周居士接觸，不過在美國佛教會每個月都可以看到《慧炬雜誌》。而周居士與美國佛教會的沈家楨居士之間



也很熟悉，還送了美國佛教會一尊觀音菩薩像，這尊像是用珍珠串成的，送到美國的時候，我也在現場。我跟慧炬雜誌社一直是不即不離，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因為我是美國佛教會大覺寺的住持，所以周居士到美國的時候，都由我負責接待。

雖然我的師公智光老和尚沒有辦學或講學，但是對周居士的感召力非常強。師公是非常重視教育的人，因此也影響他重視教育，但是在當時要怎麼辦教育呢？周居士的方式，

就是運用原來已有的大學體系來培養佛教人才，在各大學成立佛教的佛學社團。那個時候要辦佛學社團滿辛苦的，因為必須向各大學校方保證不談佛教而只講佛學，並表示佛學只是一種哲學、只是一項文化思想，而不是宗教。周居士還真是用心良苦，做了這樣的承諾之後，許多大學才紛紛成立佛學社團。儘管如此，這些佛學社團仍然很不容易接觸寺廟，而出家人也很難進入。

佛學社團所發揮的功能，對大專青年的影響非常深遠，一直到現在，這些佛學社團的許多成員，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雖然我們無從得知他們現在是不是還在學佛，是不是還在護法，但是佛學的種子已經種在他們的八識田中，他們會對佛教有影響，而這就是潛移默化的作用，能夠感化很多人親近佛教。

在這之前，台灣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專生，大多數都

認為佛教是迷信，不值一顧，大家覺得只有基督教才是有水準的，因此，在胸前掛上十字架，說自己是基督徒，那是非常時髦的事；但如果大專生是佛教徒的話，就很丟臉了。可是，經過佛學社團打下基礎之後，年輕人漸漸地知道佛教並不只是老太太們才信仰的迷信宗教，而是有內涵的，這也可說是將台灣的學佛及佛教學術研究的風氣打開來了。

當我從日本留學回台灣的時候，佛學社團已經非常地普遍了，可是那時候教育部認為出家人不可能做研究，只能念經。所以我在文化大學教書前，拿我的畢業證書到教育部去申請教師證，被教育部連續打回三次，還說：「和尚怎麼會有學問呢？還教什麼書呢？」這真是對和尚非常大的侮辱。可是在民國六十四、五年那個時候，因為周居士在大學佛學社團扎下了根基，之後有許多人專門研究佛學，也有

許多居士在大學裡教書，而教書的人還可以拿到教師證，像周宣德居士、周邦道居士都在大學教過書，那為什麼我這個和尚就不能教書？那其實是對和尚的一種歧視。直到第四次，我才請我們的駐日單位寫信回來給教育部，證明我的博士學位是真的，日本文部省是承認的，這樣教師證才拿到了。這件事說明了當時台灣幾乎沒有從事研究工作的出家人，所以一般人只知道研究佛教的大概都是居士。關於居士研究佛教這一點上，周居士的貢獻很大。

我要對慧炬雜誌社的菩薩們讚歎：周居士成立了慧炬雜誌社，雖然硬體的建設並不大，財產也不多，但是由於他打下的基礎，凝聚了年輕人及學者們在那裡共修、討論佛法，以及發表學佛心得，因此大家很感恩慧炬，也很珍惜慧炬。周居士並沒有直接收徒弟，這些人都是跟他學佛的學

生，可是這些學生之中，有許多人是忠心耿耿，生死不渝，對於慧炬雜誌社全心護持、學習與回饋。

周居士已經往生了二十年，大家還是凝聚在慧炬雜誌社，讓慧炬雜誌社繼續地發光發熱，繼續地淨化我們這個世間。而慧炬雜誌社從最初簡單的一個雜誌社，發展成出版社，還有出版物，我覺得周居士在生時的付出是值得的，雖然他沒有想到自己往生以後，慧炬雜誌社會不會繼續維持下去，可是實際上慧炬雜誌社每天都還在運作，這真是不容易。

對於慧炬，我也寄予厚望，儘管慧炬沒有雄厚的財力，但是慧炬永遠凝聚了一批知識分子，我相信慧炬雜誌社未來一定更能將它的精神內涵充分發揮，並且持續、持久地保持下去，這對佛教而言，就是一分希望，就是一分力量，就是一分功德。🕉

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台南市湛然寺大專寒假佛學講習會講辭

◆周宣德



菩提心的意義和區分

菩提心舊譯道心或智心，新譯覺心，就是求真道或求正覺的心。通常所謂發大心、立弘願就是發菩提心。

菩提心，就一般的分別說，有世俗菩提心、勝義菩提心。從果位來分別，有聲聞、緣覺的菩提心，和佛、菩薩的無上菩提心。若從發心的事理方面說：有緣事菩提心、緣理菩提心。緣事菩提心就是以四弘誓願為主的願行——「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緣理菩提心，簡單、概括地說，就是修行者的心安住在中道實相，而上求真道正覺，下度眾生的願力行為。此外，還有行願菩提心、

勝義菩提心，等持菩提心——又稱等至、等念菩提心或三摩地菩提心。

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上面已將菩提心的意義，大略介紹過了。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現代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甲)從個人的立身行己說，要發菩提心

一個人的前途，決定於自己的心向。故一個心地光明、純潔的人，才会有遠大的前途。諸葛亮說得好：「澹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一個人能不能有偉大崇高的成就，就看他有沒有澹泊和寧靜的心胸。青年人的心地都是光明、

純潔的，可是現代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告訴我們，這是第一次的光明、純潔，是靠不住的。諸如民國初年的不少軍閥和賣國漢奸，當其青年時代多是革命志士，但後來卻變節了，就可以證明。挪威著名的大文學家易卜生曾說：「社會像一個大火爐，不論金、銀、銅、鐵、錫，投入這大火爐裡，總要被它所熔化。社會又像大染缸，不論你是哪一種布匹，投進這大染缸裡，總要被它所沾染，無法保持本來的面目。」易氏的話是有科學根據的，現代生物學、心理學、教育學都告訴我們，遺傳和環境二者是影響一個人成就的重要因素，有時環境的力量還要大過遺傳的。

今天世界上有兩種最不好的現象：一是惡化，另一是腐化。談到惡化，不僅只有那些主張暴力的

人，認定不為同志便是寇仇，要把敵對的人趕盡殺絕，就是一般人因為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也把打鬥、殺人視為常事。台灣算是東南亞最安定的地方，可是近幾個月來，便接連地發生了好幾樁慘殺案。又如去年阿拉伯游擊隊衝進西德世界運動會運動員宿舍，硬把手無寸鐵的以色列運動員殺死十一人；日本某些分子在以色列機場硬把無辜的乘客殺死；最近，少數美國人也高據旅社大廈把無辜旅客射死十幾個。這些事情在過去幾百年難得遇到一回，現在卻變成司空見慣的常事。

談到腐化，同樣是可怕的。那些自命為前進分子的人，高唱反對工業文明，反對機械生活，要回到原始時代的嬉皮運動，上自大學教授，下至一般青年學生，不少留著長長的頭髮，穿著不



男不女的服裝，他們要打破婚姻制度，主張性行為的開放，這些事大家早已知道，不用再談了。就是一般社會，尤其暴發戶，多數是沉迷於聲色犬馬之娛；就是沒有錢的人，也多以追求低級的享受為生活的目的。美國有些青年，要吃大麻煙、注射毒品，至於以大半裸體為時髦者，更是常常遇見。這些人幾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何止要回到人類原始時代，簡直要失去人格的尊嚴了！

青年人要改造時代，要創造新時代，最低限度不要被時代的頹波所汨沒，不要為時代的濁流所淹溺。但這件事談何容易？時代的風氣像大火爐、大染缸，一個想開創遠大前程的青年，必須自己先立定腳跟，先保持清明的意識、遠大的眼光、寬宏的胸襟，進而竭盡最高的才智，發揮最大的努力，才能轉移社會，改造時代，不但不可被腐惡社會所同

化，而且要能致力於扭轉乾坤，將來才會有光明的前途和遠大的成就。

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夠保障自己，而不為腐惡社會牽著鼻子走？要如何才能夠永遠保持我們生命的青春？如何才能永遠保持我們慧命的活力？如何來轉暴戾為祥和？如何來化穢土為樂土？我以為必須要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會使我們的頭腦永遠保持冷靜，發菩提心會使我們的意志鑄造成鋼鐵一般的堅強，發菩提心會使我們的情緒永遠高尚純潔，發菩提心會使我們的識見、氣度到達最高、最廣、最深的境界。這就是青年人為了要建立自己遠大的前途，必須發菩提心的第一點理由。

(乙)為提高生活的意義、生命的價值，要發菩提心

現代哲學思想，認為人生可以從各種不同的層次

去看：首層是物質，第二層是生命，第三層是心靈，第四層是文化，最高層次便是超越的世界。學問也有兩種不同的層次：一是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一是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自然科學所處理的，是屬於外延的真理。自第二層至最高層都不是科學所能圓滿處理的問題。生命和文化未嘗不可以用科學方法處理，但其所得的仍只限於表象的分析，而不能深入生命、心靈和文化的內在核心，自更不能體悟到心靈和超越世界的真諦。這些哲學家的說法是不是正確的，我們姑且不問；人類在無限的空間裡，他們的生命和其他動物同樣的渺小，在無窮的時間裡，他們的生命和其他動物，同樣的短暫，但人類為什麼可以稱為「萬物之靈」，而可過著有意義、有價值、有理想的生活呢？用最簡捷的一句話說，就是因為人類的心靈智

慧較其他動物高。我們都知道，眾生都具有佛性，都可以成佛；古代禪宗大德，雖認為狗子有佛性，也可成佛，但狗子現生未脫狗身，為業力所縛，卻不能即身成佛，或須經由淨土而成佛，因為狗子沒有人類一樣的心靈。一般修學佛法的人都知道，天上太快樂，地獄太痛苦；修羅瞋心太重，畜生智慧太低，只有人類有高等智慧，能修學佛法。但禪宗雖說頓悟成佛，也還須要長時間的修持，所以說頓悟後必須漸修，才能達到無上妙覺的地位。諸位同學既已發心學佛，便要趁年輕時選擇修習一個法門，開始精進，到持久功深時，就不難證悟了。

據現代哲學家的說法，人類生活由於知見修養的高低而可分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種。大多數人過的都是自然境界的生活；英雄豪傑和若干政治家、經濟家、企業家，過的是功利境界

的生活；道德境界的人，只知盡分、盡責、盡倫、盡性、盡心；天地境界的人，是合天下家國宇宙萬有為一己，這就是程明道、王陽明所說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者的境界便在此。人人都有奮發向上的精神，有此精神，便可使人超脫了現實的束縛，超脫低下情欲的羈累，而提高生活的境界。

一個人生活境界的高低，決定於他的志願。孟子說：「士尚志」。一般人都懂得立志的重要，但也常誤解立志的意義。按字義說：志含有兩個意義：一是「心之所之」，一是「心所存主」。志不是未實現的願望；否則，強盜在他計畫劫奪財物前，也可說是立志了。許多人把追求名利、爭奪權位、迷於聲色犬馬之娛，都認為是志願，是立志，這是大錯特錯的。儒家所謂立志，是指志學、志道、志仁說的。記得在大陸每逢春節時，常常可以在門戶上看到

一對春聯寫著：「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故儒家所說的立志，都指效法聖人的大心、大願、大行說的。人所以異於禽獸的地方，就在於人能夠自覺地了解生活的意義、生命的價值。人與禽獸雖同樣的有飲食，但禽獸飢則覓食，渴則覓飲，完全出於生命本能的驅使；人類卻能了解飲食維持健康的意義，和化頑鈍的物質而為高等生命的價值。人和禽獸雖同樣有傳種的本能，但人類能夠制定婚姻制度，了解兩性結合、承先啟後、延續人類文化慧命的價值，並從這裡來建立家庭道德和社會紀綱的觀念。

能求菩提心，和儒家所謂志學、志道、志仁的意義，是可以相通的。儒家之學便是內聖外王之學，「仁」便是貫通內聖外王之道的學問。儒家言立志



要人胸襟度量開闊。佛學講的菩提心，非僅求一通常的胸襟度量的開闊，而且要求人心的大淨化、大解脫，一切我、法兩種執著的澈底破除，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得妙樂莊嚴的佛果。消極的消除一切束縛，積極的自覺，以實現最高精神價值的自由，使心靈與真理完全契合。換句話說，能求菩提心，就是真道正覺活動於內心，也就是完全為真理所鼓舞著的心。在這個意義裡，人的精神和生活境界完全提高了，生命充滿著意義和價值，便能以道為體而以文化為用，使人類內心蘊藏的真道正覺發揚光大，成為純淨的真道，而表現於日常生活之中。到了能求的菩提心與所求的菩提心體合而為一，理事不二，妙融一體，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人格完成」，也就是生活境界已達道德境界和天地境

界而又融成為一體的時候了。這便是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的第二點理由。

(丙) 從青年對時代的責任說，要發菩提心

青年人都知道：一個人不能獨善其身，尤其在這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環球若比鄰，世界局勢不但對於每一個國家民族息息相關，即對於每一個人的思想、行為、整個生活，也都有密切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今日世界各國學者都稱當前的時代為危機時代。為什麼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科學這麼進步，工業這樣發達，「知識爆炸」，世界各國一年的工業總生產量超過十八、十九世紀百年的總生產量。今天世界科學知識、工業的發展，以「一日千里」這四個字，還不夠用來形容它的快速，



照理說這時代應該已到了最安樂、最幸福的時代了，卻反而說它是危機時代，難道是學者有意危言聳聽嗎？不是的。科學是中性的，科學本身只是一種知識，這種科學知識本身沒有善惡是非可言，只看運用這種知識的人怎麼樣；科學知識可用之以增進人類的福祉，也可以用之以製造人類的罪苦。工業所生產的是物質品，但人類除了物質生活外，尚有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在物質生活上，因工業生產品的質與量的普遍提高，可能獲得相當的改善，但也因此促進了人類欲望的提高，刺激人類貪婪的野心。又因工業生產量無限量的增加，地球資源也無限量的開採，而日趨枯竭，終有告盡的一日。由工業的發展，使人口集中於都市，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往日農業社會生活的美德和樂趣，已不可復得。而工業所造成的空氣汙染、河流汙染，甚至人心汙

染，所導致各種工業文明的疾病，還在其次。

為什麼今天世界的學者都在大聲疾呼要注意這時代的危機呢？時代的危機究竟在哪裡？我們要如何挽救時代的危機？一言以蔽之：造成時代的危機，是由於文化失調。失調的因素不止一端，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因素都有，而最重大的一點，就是人類價值觀念的顛倒。科學與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的精神相結合，形成了近代的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固然使民主國家社會足衣足食，與極權主義的國家人民的民不聊生，形成兩種極端相反的對比；但這都是從反對中古宗教思想開始的，他們都同樣的視人如物，都同樣的以駕御機械的態度來駕御人。往日學者所倡導的少私寡欲、重義輕利的觀念、希聖希賢的懷抱，同樣的被拋棄；往日視物質生產為利用厚生，用以充實人的自然生命力，使人得以從

事文化道德生活，現在卻反過來，把人與自然界的資源等量齊觀，大喊人力資源。過去的人自命為萬物之靈，現代的人卻把你和石油、鐵砂等同樣看待；人只是促進工業生產的一個條件，其地位並不較一般生產機械為高。現代西洋哲學家針對這一物化人生，有的主張宗教精神的再生，有的大聲疾呼理想主義的發揚，有的高唱人文主義的重建，都是針對當前物化人生的危機而發的。我不敢說這些主張的無效，但我卻敢說一句話：只有菩提心才是對當前危機時代最為對症有效的藥方。上面說過：菩提心使我們的心與道合一，使真道正覺活動於我們的內心，使我們的心靈無時無刻不為真理所鼓舞。菩提心視盡十方世界的一切有情，都是我們所應該利益、安樂、教化、成就的對象。菩提心使我們得深廣心；菩提心使我們建立大志願；菩提心使我們立下必為聖人的

決心；菩提心使我們調伏貪、瞋、癡，發勇猛精進心，安止眾生，修行智慧，破滅無明煩惱，進入如實法門，離棄妄執惑染。

台灣自民國四十七年起，大專青年學佛的人數逐年增加，到現在全省大專青年學佛的社團已達四十二個單位，社員人數已超過萬人以上（包括已畢業同學），我不敢說這些社團裡的社員，都已發菩提心，但他們的確都已對佛法生起了信心，大部分都有護持三寶，上求真道、正覺，下度一切眾生的熱誠，這就是菩提心的萌芽。他們的心田都已種下菩提心的清淨種子，有如荷花的蓮子已種在池塘裡，將來必然會發芽、抽葉、開花、結果。這可由現在各社團廣泛地展開各種救災、恤貧、慰問傷殘、孤兒等舉動，而得到證明。但願諸位同學能更進一步的從思想上、學術上、實際行為上、社會活動上繼續增長菩

提心，從而普遍喚醒全人類的意識、心靈，共為挽救時代的危機而努力。這是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的第三點理由。

(丁) 青年要修學佛法，必須發菩提心

大家都知道，佛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聖人。所謂自覺，便是如實了知我們內在的一道清淨、妙蓮不染、非空非有、即有即空的清淨菩提心，從而開顯吾人心中原始潛在的莊嚴清淨的菩提心。佛陀垂教四十九年，就是要我們人類脫離無明妄想的束縛羈累，因而使我們的心得到了真正的大自由。而佛陀依他十二年的精進修行，深知苦惱的本源實為無明妄想。故要澈底根絕這無明妄想，才能得到這心的大自由、大自在。心的大自由、大自在，名為「解脫」，名為「涅槃究竟」。佛陀教化以此為第一義諦，而施以種種善巧方便的方法使世人明悉，其下

手的第一著，便是發菩提心。佛陀悲憫眾生無明造業，捨離真道、正覺，故教修學佛法的人要發大慈悲心，立志求無上菩提，而助眾生離苦得樂；以信、解、行、證的步驟精進。

諸位同學既已信仰歸向佛法，就要進一步了解佛法真正的意義，一方面努力修養自己的身心，一方面自覺覺人，盡己力去助人、救人，要以利益、安樂、教化、成就盡十方世界的眾生為己任，這樣修學佛法才能符合佛陀垂教度生的本意。因此，青年人不學佛法則已，要學佛法就得先發菩提心。這就是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的第四點理由。◎

本文節錄自《淨盧佛學文叢》增訂本



人間此處是

桃源

◆ 林子青詩文集 ◆

在悲苦中，在煩惱中，
在憂感苦鬥的時候，
把作詩看成為一種道德的修練。

詩，是生命的影像。
詩的領域，比語言還要深廣。
本書收錄《煙水庵詩稿》等近二百首詩作與二十篇散文，
字裡行間透露出作者悲世憫人、細膩浪漫的性格。
細讀這些雋永而蘊含禪意的作品，
我們將清楚感受到——
詩人所處的大時代，以及生命深層活動的微波。

◎作者：林子青

福建漳州人，號雪峰居士，一九一〇年生，享年九十二歲。畢生仰慕弘一大師行誼，一九四四年初著《弘一大師年譜》，即因內容生動詳實而風行海內外；其後陸續編著《弘一法師書信》、《弘一大師新語》、《弘一大師全集》，亦深獲好評。他精通佛學、史學、文學，是中國佛學研究的專家；他的詩文真切流利、雄渾超逸，曾被譽為「蘇曼殊第二」。

◎定價：380元

紀念佛門當代人物

法鼓文化將於2008年8月至12月陸續推出：《林子青詩文集》、《林子青書信集》、《林子青傳記文學集》、《林子青佛學論著集》，由林志明女士整理其父歷年作品所匯編而成；並收錄聖嚴法師、覺醒法師（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林志明女士等三篇序文，讓讀者飽覽一代哲人的學術成就與詩文風采。

「林老是部活字典，也是咱們中國佛界的國寶。」

——趙樸初（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由這套書中，可以看到林老居士的一生，也可以看到近代中國佛教的輪廓。」

——聖嚴法師

延伸
閱讀



長亭古道芳草碧
憶弘一大師等師友
◎定價250元



菩提明鏡本無物
佛門人物制度
◎定價300元



名山石室貝葉藏
石經塔寺文物
◎定價300元

12/31前至法鼓體系書店購買林子青本版著作，一律8折回饋！



法鼓文化

請洽法鼓山各地分院辦事處，歡迎利用人生雜誌第127頁信用卡訂購單或郵撥50013371法鼓文化
服務專線02-28861800 <http://www.ddc.com.tw> 訂購金額未滿850元，酌收80元運費，限國內運送

活動訊息

慧炬歷史文物展

日期：10月27日至11月26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假日公休)
 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B1
 (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
 電話：(02) 27075802轉213
 傳真：(02) 27085054
 網址：www.towisdom.org.tw

熊琬教授佛學講座

課程：蕩益大師之《彌陀要解》
 時間：即日起，每週五上午9時至12時
 地點：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55號7樓
 佛陀教育基金會
 電話：(02) 23951198
 傳真：(02) 23913415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

日期：11月23日至11月30日
 (農曆10月26日至11月3日)
 內容：設有梁皇壇、華嚴壇、法華壇、
 楞嚴壇……等，詳情請向佛光山
 各殿堂或各地別分院接洽
 地點：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佛光山寺
 電話：(07) 6561921轉1200、1202
 寺務監院室
 網址：http://www.fgs.org.tw
 信箱：webmaster@fgs.org.tw

文殊講堂護國息災水陸法會

日期：10月25日至10月31日
 (農曆9月27日至10月3日)
 內容：設有內壇、外壇、點燈、打齋等
 地點：高雄市前鎮區嘉陵街6號
 高雄文殊講堂
 報名：請親洽或電洽辦理
 電話：(07) 3327833
 傳真：(07) 3362077
 網址：http://www.wenshu.org.tw
 信箱：wenshu.org@msa.hinet.net

舊書·瑕疵書2折特賣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請至慧炬網站 www.towisdom.org.tw
 瀏覽特賣品明細

訂購方式—
 煩請先行傳真、Email 訂單至慧炬，門市服務人員
 將於收到訂單後向您確認購買總額與運費。
 運費由買方負擔。遊筆訂單另加工本費20元。

郵政傳真：慧炬出版社 / 19162176
 傳真專線：(02)2708-5054
 電子信箱：tow.wisdom@msa.hinet.net



慧炬申謝

慧炬申謝（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除註明者外，單位為新台幣，稱呼從略。）

□捐助慧炬雜誌社

50,000元（淨成、淨月）

30,000元 江朝陽

□助印慧炬雜誌

3,000元 黃益祥

800元 林雅芳

500元 財團法人靈鷲山佛教基金會、
三寶弟子、賴國誌

320元 陳逸鐘

□捐助慧炬出版社

300元 呂佳橋

□助印經書

10,000元 鍾瑞媛

5,000元 黃梅英

3,500元 黃淑慧

3,000元 張啟仁

600元 林育任

500元 郭薰惠

□捐助高中職校清寒獎助金

20,000元 林秀英

迴向

以此功德 消災除厄
增長福壽 心安身健
家庭幸福 社會祥和



邀您遨遊般若智海—— 日慧長老著作

日慧長老是位學德兼備、教證並重的修行者暨實踐家，一生精研龍樹菩薩、月稱論師等中觀祖派系統思想，直至晚年，將畢生遨遊法海，已臻圓熟的佛學思想化為次第分明，令人驚歎的文字般若，為佛子深入經藏、開啟自性留下了最佳指南！

《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上·下冊

定價：650元（上下冊不分售）

長老特取藏傳佛教宗義學鮮明的體系架構，加上漢傳佛教豐富的譯典學理，將佛教的三乘四部宗之宗義，簡明精要的引介給讀者，為佛教核心思想與宗派宗義的精心代表作！

《華嚴法海微波》上·下冊

定價：600元（上下冊不分售）

此乃長老畢生精研《華嚴經》菩薩道思想的獨特領悟精華，全書論議精闢，不僅為學人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內容亦多發古人之所未發，值得再三研讀及探討。

《伏心寮聞思集》上·下冊

定價：600元（上下冊不分售）

彙集長老終日於蘭若「伏心寮」研讀佛法，摘錄精華的心得篇章，書中以對中觀系思想的真知灼見為最，有助學人對重要佛典的深入研究。

《佛法的基本知識》

定價：230元

本書有系統的闡釋五蘊世間、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法等重要法義名相，無論對初學佛或已有基礎的讀者，皆有助於清晰認識佛法的全貌，進而循其脈絡，深入擷取佛法的精華。

《禪七講話》

定價：150元

為長老主持新春「禪七」的開示，除介紹參話頭的方法外，還引用若干易解的公案說明歷代祖師的禪法、開示及道次第的解釋，全書充滿智慧、生動活潑及耐人尋思的禪門故事。

*書籍詳介，敬請參閱慧炬網站



畫撥帳號：19182176 慧炬出版社
10656 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Tel：02-27075802 Fax：02-27085054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No.532 Oct. 2008

收件人姓名、地址若有異動請洽：(02)27075802

退件請寄：慧炬雜誌社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郵政畫撥：0003484-5 慧炬雜誌社

Web : www.towisdom.org.tw E-mail : tow.wisdom@msa.hinet.net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1121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37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封面與封底圖皆為數位合成